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前集目錄

卷七

王錫闡 字寅旭一字昭吳號曉庵江蘇吳江人與張揚園講學洛之學兼精天算有因字齊集

降服辨

答潘次耕書

爛溪陸氏族譜序

開雲軒詩序

黃貞婦姚氏傳

屈大均 號翁山廣東番禺人有翁山文集等書

廣東新語自序

登華記

王 字樞時松江人著有樞園集

越遊

齊魯遊

粵遊

一

二

三

四

四

六

六

十

十一

十五

陳宏緒

字士業號石莊江西新建人前明崇禎中為舉賢良官山西晉州知州左遷浙江湖州府經歷改江南舒城知縣入本朝隱居不仕著有石莊集

鴻橋集寒厓近藁恒山堂
簾鞋宿堂彙各種文集

送陳安常之湖廣序

十九

理學施允升先生傳

十九

明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公繼宗傳

二十

續書目記

二十二

韓偓論

二十三

易學實

字去浮號犀厓江西雩都人前明舉人有犀厓文集

理財

二十五

蔡伯子厓游雜詠序

二十五

雩都縣志後序

二十六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七

降服辨

王錫闡

降服古歟禮曰姑姊妹之薄也。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此降服之始也。為人後者降其私親古歟。自周以來莫之易也。其降殺之差可得詳歟。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古制可考也。至於有明勿單也。父母之期也。何居三年之喪。不可以二也。不杖不為主也。兄弟之大功。其降以一等。何也。不可以曾祖父母之服服兄弟。故為之服從父兄弟之服也。夫為人後其婦為本生舅姑大功。何也。義服也。義不得兼重。而又不可以旁親之服服所尊。故為之服王舅王姑之服也。自期以上其降不一等。何也。服之重者非所尊則親之者也。當酌乎恩而裁乎義。故不得以例降也。然則降以一等者曷謂功總也。服之細也。以例降可也。孫為人後為其本生祖父母何服。女適人者為祖父母不降。為人後者亦不降也。何以不降。窮乎無可降也。何窮乎無可降也。祖降功曾祖總高祖免不可乎。齊衰服之重也。總免服之輕也。故斬喪之降極於大功。大功而下。以次遞降。不聞齊衰之重。有降一等而遞為總免之輕者也。為人後者為其本宗降父母之服而不沒父母之名。則高曾之名。故自若也。總疏屬之服也。袒免微有親者之服。以疏屬及微有親者之服。服其曾高。未可以為安也。子

為父。孫為祖。制服皆以期。不嫌於無別乎。女為王舅王姑之服輕。故得申其祖之重。為人後者。既為所後者之父母服期。而又為其祖父母服期。不嫌於二本乎。父祖之服宜有差。而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無差。非無差也。祖服止於期。父服以期。繼而心喪三年。其輕重固自別也。三年之喪至矣。故不可以二。若期則為伯叔父母服之。為兄弟服之。為姑姊妹服之。為妻子及兄弟之子咸服之。故禮言不二斬。不言不二期。以祖父母之服服所後者之父母。而以伯叔父母之服服其祖。無嫌二本也。禮無不二期。旁親之期何以降。恩殺也。子為人後。父得為之服期。孫為人後。得為其祖服期。父子祖孫之恩不可殺也。旁親之期降以三等。父為子。孫為祖。不降。或以義斷。或以恩勝也。父為女。非父子乎。何以降。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故既嫁而無夫與子。亦不降也。禮天子諸侯絕期。然則天子諸侯有祖父母之喪。遂無服乎。古者天子為王后遂服。后且遂服。何疑于祖。故知祖父母之期不可絕也。亦不可降也。庶子之母。亦母也。子為父後。何以無服。為父後者。與祖為體。祖尊矣。妾賤矣。與尊者為體。而復伸賤者之恩。是卑其祖也。國家以支庶繼統。亦為人後也。得為其祖期乎。繼統之主。與先君為一體。父祖於先君。臣也。雖不敢以先君之臣。臣其親。而亦不敢降先君之尊。以尊其私於父母。且不得遂服。何況于祖。

答潘次耕書

某頓首次耕足下。別三十餘月。其間變故一何多也。喪偶之感。與僕雖同。而失路之悲。在足下特甚矣。去年夏間。得酉歲臘杪手教。知道誼日深。旅邸無恙。喜甚慰甚。然私有所疑。不能緘口。不以復諸左右。發書之日。閏月望日也。而除夕雅吟已在閏端。日月參錯。所未喻者一也。次耕嗜古好奇。壯游之後。慮必更進。三復來書。清新駢麗之音。勝縱橫博大之氣。哀所未喻者二也。執經石翁之門。可謂能自得師。玉峯史學。賴有傳人。竊為兩君慶之。若夫子雲伯喈。不足當尊師之一喙。侯芭王粲。亦非賢者所自安。引喻及此。期于此而已邪。或第求工於詞。而不暇問其人乎。所未喻者三也。繇世俗言之。三者曾未見其少失。然僕敢以世俗願次耕哉。學術之興。喪文獻之感。衰屬望不過數人。更或委美從俗。正復可惜耳。雖然。次耕目前所急。又不僅此。商羊早魃。相繼為妖。乃數十年未有之奇。都中禁言不祥。次耕無由悉曉。家鄉災變。然筆墨之暇。亦必時有所聞。高堂弱弟。豈無繫念。樂歲尚無擔石之儲。丁此大無。覆瓿何由自給。是誠仁孝所宜。村心南望。不能一日安于賓館者也。不意返旆之期。至今未卜。吾思次耕。必非戀彼樂國而忘其親也。必有進說于左右者。以為赤手南歸。母子同餓。不若姑留彼中。幸一際會。獲多金。壯行色。庶幾上充甘旨之費。下供暮塗之

資耳。惡竊度之。世俗多侈靡淫樂。以相尚。逢迎側媚。以相說。藏機匿影。以相伺。爪牙角毒。以相勝。而欲攬忠信之譽。推仁義之輪。以逐利於其間。其有不顧仆乎。或者又言入大官之庖。皆有饜飲之色。未聞久託侯門。多交冠蓋。而依燕宴子者。吾又以為不然。京都聲利之藪。輦金而往者。雖多。環起攫取者。亦復不少。以某耳目所接。數人于茲。是皆始捷便利。多伎善魅之徒。然而發不必中。搏不必得也。縱使次耕遠遊。既深。世事磨礪。已利方而就圓。然亦豈能逆與短狐較幻。猛虎爭食哉。吾恐客愈久。則困愈甚。墮志氣而荒學業。曠歲月而疏定省。實為賢者不取也。邇來令弟儼居柳塘。距敝廬數里而近。時得走候。尊慈起居。稔知窘窮愁苦之狀。都非意中所有。而倚門倚閭之情。迫切尤甚。萬一憂患內攻。寒暑不戒。有一日二日之不接。數千里外。何由知之。此伯約之遠志。太真之絕裾。所以負痛於無窮也。而況去就之義。大與古人相背者乎。僕媿稱知己。既不能使足下慎其出處。又復不能謀其困乏。今雖負疚引罪。無益于足下。唯望足下與白雲之感。返五湖之濱。慰庭幃之憂念而已。昔人三旬九食。單食瓢飲。彼皆事親之人。未聞奔走四方以求所謂養也。若以信志約親為疑。愚則以為此非先聖之傳言。不足惑也。何也。孔孟之書。言孝者多矣。有以循禮為孝。有以承意為孝。有以不貽父母以憂為孝。而其大指不外於竭力守身之義。未嘗專以

口腹之奉為孝也。故孝子之得自致於親者有分。而聖賢之責人也有方。果以信志約親為不孝。是不可致者而責其致之也。若然則絀其志毀其行。污辱其身。竊取權勢以為親榮。牲鼎牢醴以樂晨夕。斯孝之至乎。過矣。況乎窮通時也得失命也。與其皇皇歧路。求無所得而約其親。孰若閉戶息遊。授几奉杖。而約其親之無憾于心歟。且太夫人茶蘼清操。賢名素著。嗜義安貧。遠近所孚。次耕尤不宜。亟亟于仰事之故。馳驅榮利之塗。以為晚節累也。僕雖愚下。嘗蒙肝膈之知。故敢罄言無忌。惟高明垂擇焉。

爛溪陸氏族譜序

爛溪亘松邑之西南。非有江漢之廣。河涕之神。雲夢瀟湘之勝。然源激而委潔。產明月之珠。甲于天下。非他水澤可得而媲美焉。吾友陸爾樞長卿。世廬其陰。孤貧無倚。行年三十而後知學。既齒長。質且魯。不能博綜泛覽。唯讀孝經論語。而階之以小學。所交皆四方敦倫之士。析疑問難。不洞灼于胸。不置所聞必行。所行必力。雖長卿退然。不自謂遵道而得路。而其篤志勇往之氣。信為吾道之畏友矣。一日。長卿手族譜示余。且戚然曰。甚矣吾宗之衰也。先世諱鑑而上。不可考。以下可考者。歷世僅七。指僅百有三十。其衰如此。此亦足以為譜乎。余曰。何不足之有。有有象之盛衰。有無象

之盛衰。子知之乎。豐財也。貴仕也。甲第鱗比而子姓千億也。則陸氏之宗誠不能當其一。一。猶之以辰卿之才。與沈詞浮藻之徒。分鑿並驅。慮未有以相勝。然使敘華就實。去偽存誠。績一綫之統。啟無窮之傳。則彼淹雅自命者。流將還辟卻步。遠避門牆之外矣。試問今世祿之家。孝友仁禮者若而人。有諸乎。繩武貽謀者若而人。有諸乎。吾見其衰。未見其盛也。顧此寥寥百數十指。而有勵志砥節不言躬行之一士。乃自昔有家之所厚願而不可得者也。庸可謂之衰乎。吾友其患學之不至。詣之未純。無患其族之盛衰矣。辰卿未對。客有起于坐者曰。近代良知家言。貴約而賤博。陸子得無似之。子何與之深也。余曰。唯唯否否。良知一家。以聖人為芻狗。六經為糟粕。師心自恣。是以詖淫之禍。潰隄決閘。而不可遏。辰卿既以孝經論語。端其本。而又誦法小學。以率循于繩墨矩矱之內。與心學異矣。且吾所望于吾友者。正不止此。齒雖長。未耄也。資雖魯。可以明且強也。從茲以往。來日不知其幾。繇已學而達未學。繇已至而求未至。近稽閩閩濂洛之遺書。遠闡書易春秋之微義。卒歲竭力而後止。其亦何所不逮。慎無以長且魯自域也。客曰。是則然矣。然道非文不行。陸子質厚而寡文。可若何。余曰。子焉所謂文者。六經傳法。天下之至文也。舍是而雕鏤組繪之求。則豫章延平。固宜望眉山而退舍矣。是仍欲以陸氏百數十指之宗。競多寡於世俗。所謂甲姓

乙族也。詎知要之論乎。客曰。旨哉斯言。譬之爛溪之水。暫而觀之。未可擬夫江漢河。涉雲夢。瀟湘也。然而明月之珠。在此不在彼矣。長卿避席曰。樞也。何德以堪之。敢不
孳孳勉所。未能以寶有吾珠。遂書之。以為自治治家者。箴不獨于長卿私言之也。

開雲軒詩序

書莫工于晉而六書亡。文莫麗于六朝而古文亡。詩莫富于唐而古詩亡。顧書之于
晉。文之于六朝。皆亡于其盛。獨詩之于唐。則又不亡于其盛。而亡於其變。然原其初
變。必由夫盛。雖謂詩之于唐。亦亡于其盛。可也。開元天寶間。卓犖奇偉如青蓮少陵
其人。無論矣。即王孟之屬。考其素行。無足多者。而詩歌爾雅。不詭于正。迨至東野浪
仙。而一變矣。玉川長吉。而又變矣。犀角義山。而又變矣。微之樂天。而又變矣。甚如許
渾曹唐。濫及香奩諸詠。而變且極矣。不唯古詩亡。而唐詩之盛者亦亡矣。宋詩有三
變。意勝而律亡。辭勝而意亡。理勝而辭亡。不唯盛唐之詩亡。而唐詩之變者亦亡矣。
明初始變而復正。迄于成宏。蓋其盛也。隆萬以後。稍稍復變。啟禎而降。有變而為沈
滯艱澀。窮愁哀謝之音者。苦思鉤隱。或經日而得句。或累句而成章。乃至極纖。以為
巧。難解。以為元。尚得為有詩乎哉。雖然。有變者。有不變者。泉源以旱。滂盈縮。而潮汐
不改。宿舍以四時出入。而樞極常見。草木以寒暑枯榮。而松柏後彫。以變者見。盛衰

之無定。以不變者見正氣之常存。斯可以觀物。可以言詩矣。若厚庵張君之于詩。其不變者也。君學詩數十年。運會升沈。文風屢華。蝴蝶涕羹。代興迭奏。謗聞之捷。疲于奔命。君獨自出機杼。成一家言。進不為七子之庸詞。退不為竟陵之促節。使學者曉然共知有不變之詩。大雅希聲。至今弗亡也。其有功于斯文。不甚鉅哉。張氏與余家故有姻好。君子佩蔥博學能文。暨其弟寧城。皆與余善。

黃貞婦姚氏傳

貞婦者。吳江姚昌嗣女也。歸同邑黃金鉞。金鉞夜飲友人家。醉歸墜水死。貞婦欲自殺。以殉。昌嗣及舅姑某之不得死。然猶水漿不入口者七日。不粒食者旬有五日。既而盡出衣珥之屬。以奉舅姑。家賴以饒。而婦無德色。未嘗私有所干乞。翁死。家落。又丁兵燹。水旱之災。金鉞弟某。生計日困。復悉資以調其急。而身親井臼。執勞肆不倦。兄弟哀其窮。逆之于家。則曰。吾不可以自逸。而違吾姑。不數日。必辭歸。事姑極孝。每食不忘。其天性然也。婦某氏。以疾廢。撫其子女如己出。至于成長。夫兄弟之子。猶子也。古之人皆然。然末世衰薄。莫不私其所生。而覺養廢婦。乃能盡心于夫之弟之子。女視第五倫且過之矣。雖然。貞婦于金鉞之卒。則從之于水。殮則從之于棺。繼以絕食。幸不死。死則使金鉞有從死婦。是成夫子之過也。縣釋氏所謂大士像而事之。且

云有所感應者何居

皆據貞婦弟其行述所云

從死非禮也。佞佛惑也。婦殆未得為全人乎。是不

然婢妾以燕私殉。君子譏之。患其溺於情也。若夫死稱未亡人。固有當死之義。禮

不責人。以所難。故不著其文。而君子于殺身成仁之事。每有取焉。急旌禮以風世。勸

俗。民猶有背死而忘生者。尚或警之。其亦不樂成人之美矣。桑門之既已二千年。沁

人心脾。壺闔以內。中其毒者尤深。象山姚江。又吹篴而繼膏。愚者怯於旣福。知者樂

其高。恣士大夫無不擁皋比而講良知。家人妻女亦走名山。禮古剎。披僧袈。究宗旨。

墮家法。章醜聲。不恤也。貞婦雖賢。生長深閨。無由聞洙泗濂雖之教。傅姆孔媪。輾轉

相詔。以金狄為聖人。尊所聞。行所知。而敬之畏之。而夢寐恍惚間。若有所感。無足怪

然。猶守禮法。絕蹟梵林。無比邱尼之交。固已加人一等矣。貞婦生于天啟。閱逢困數

月日。歿于旃蒙。單閼十月甲子。年五十有二。事舅若干歲。事姑沒厥齒。矢柏舟者三

十有二祀。勤儉孝敬。始終若一。屬纊時。惟以姑未終養。金鉞未葬為念。他無所言。其

弟佩為服。墓蓋黃氏未為之置後也。

王錫蘭曰。婦之苦節純孝。猶賢者所勉能。而撫育叔氏子女。以成長。則黃氏絕續之

機。所繫非輕。孟之仇韓之鄭。其斯若人之儔歟。貞婦弟某字子台。居邑之半澤里。以

儒業世其家。與余善。余故得論次其事。使隱德有所徵焉。

廣東新語自序

屈大均

廣東新語一書。何為而作也。屈子曰。予嘗遊於四方。閱覽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問。馬子。舉廣東十郡所見所聞。平昔識之於己者。悉與之語。語既多。茫無端緒。因詮次之。而成書也。或曰。子所言。止於父母之邦。不過一鄉一國。其語為小。予曰。不然。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而其無窮見矣。言地者。言其一撮土。而廣厚見矣。言山言水者。言其一卷石一勺。而其廣大與一勺見矣。夫無窮不在無窮。而在昭昭。廣厚不在廣厚。而在一撮土。廣大不在廣大。而在一卷石。不測不在不測。而在一勺。故曰。語小天下莫能破。馬夫道無大小。大而天下小。而一鄉一國有不語。語則無小不大。然而何以新為名也。曰。吾聞之。君子知新。吾於廣東通志。略其舊而新是詳。舊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語。國語為春秋外傳。世說為晉書外史。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不出乎廣東之內。而有以見夫廣東之外。雖廣東之外志。而廣大精微。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過。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為可補交廣春秋與南裔異物志之闕也。書成。自天語至于怪語。凡為二十八卷。中間未盡雅馴。則嗜奇尚異之失。予之過也。

登華記

初至山孫亭。亭當華口之南。有龍藤十一二樹。天矯多節。節皆曲。枝幹中空。相傳陳

希夷所植旁一巖有希夷睡像前為玉泉院玉泉故在張超谷與玉井潛通味甘冽久服可蠲沉疾院當玉泉注處半圯矣峪口有醉溪亦發源玉泉玉井者華之漢魁其土浮出為澤為池為瀑布以匯于青柯坪下者皆玉井之水水至坪又受諸峽十八盤之水流繞峰腰與石爭遶勝者冒出石上澎湃有聲不勝者凹凸相受漩復潑洄或伏流尾下乍隱乍顯至峪口乃噴薄直瀉以入于澗華故多峪峪多水而以醉溪為大五里至桃花坪有小瀑當門一破石傳為神香子所劈一夫扼之可阻而守也懸崖一點洞方狹若玉棺之豎長可七八丈名希夷匣亦曰峽登之可從天井上雲臺北峰然非要路又五里有坪曰莎蘿其東燉樓閣盡嵌于壁與巖相吐吞欲墜復倚以鍊索縋而上壁之坎僅受手足二分甚危既上西玄門索則雙垂吾以身委索索直身直索橫身橫汙濡索滑墜於重澗矣是為大士方路其西巖為毛女峰有洞嘗聞鼓琴聲與古丈夫洞相應外豁呀而內空數椽牀碧枕苔蘚罕侵蝕予欲藏書其間又三里踰一小門北望雲臺北峯微與西峯齊東南二峰隱混茫雖晴霽弗見跋立久之坪舊有莎蘿樹大合抱頂如華蓋葉七出如掌白華綠萼二寸許崇禎甲申三月忽枯死又七里至青坪坪口為嶽之始自莎蘿至此皆並巖凡十有八盤壁無刻以杖懸度搖搖欲折至經樓禮明明肅聖母像飯上坪坪盡是為前成北壁

下一石當路曰回心。遊者多望而却。二里許得一坵。穿窬森沈。索孀嫗如絲。風吹玲瓏聲在天半。人從甃井自汲。以身為瓶矣。坵凸為梯。凹為坎。坎鬻指寸許。梯受踵寸許。梯槁枝也。不可躡。則前人之踵。或恃後人之肩。而索必獨握。前人搖索。則後人墜。後人搖索。前人亦如之。道半兩石橫覆。如仄輪。使人屈項穿而出。古謂前枯。今謂千尺峽。峽盡北折為百尺硤。嶮亦如之。硤短而峽長。硤直而峽曲。皆裁容人。乃鄙人所稱室中窺竇者。蓋華之喉云。硤旁有躡息菴。稍憩。仰望雲臺。亦削成四方。幾以為三峰矣。久之。但見西峰之影。蒼靄沉沉。晴日中常如暴雨。峰缺處。微有水簾飛灑。足疲不能前。乃就溫神洞宿焉。居嘗覽五岳圖。謂五嶽如五經。華則春秋也。嚴而近于殺。其形如古司寇。徑石若仰利刃。登者生之機十三。死之機十七。今乃信斯言不爽。次日。踰二石橋。橋尺許。橫出絕壑中。長不及天台石梁。高不及羅浮鐵橋。而狹小過之。一巖如車箱側立。人入箱行。聲聞闌如雷。殿前一。大穹石。廣三尺。斜懸空中。級之數百。積溜脂滑。索盡濡。長跪扶之而上。是名犁溝。其險不及峽。硤而視之。若過以硤。破陰而溝陽也。西一厓。上豐下縮。偃而上。厓銳尺許。索焉。予繫腰于索。蒲伏下。睨白雲洋洋。時有數峰如菰葉浮出。頃焉滅沒。蓋皆下土望之。以為高不可極者也。前岩有日月臺。赤白相向。一洞曰金天。折而西。厓刻微有磴痕。人面牆耳鼻與石相砥。凡

六七百步。至閻王區。此時漸見東峰矣。東峰前包一峯。亦削成四方。其下為黃神巖。巖對雲臺峯。雲臺對香爐峰。以為華塞門。入一坊曰升菴。御道漢唐皆有遺蹟。蒼龍嶺。巖此上。嶺廣二尺許。夾嶺也。兩崖數千仞。若版築。故曰夾。長可五百丈。南高北下。作三大折。騎而上。俯臨絕壑。左右不敢睨。嶺盡為龍口。冒一大石。行有刻曰韓退之。投書所。又有大石曰驕馬。踰之斗上斗下。至圍石則折身反度。從一角騎之。乃至將軍松下。松舊有五號。五將軍松。歲壬午尚存其一。王御史漢衣冠拜之。松即火云。踰一關。至宗土祠。是為東峰之麓。自御道至此。長千餘丈。一脊孤懸。左右無附麗。而三峰麓盡。乃繇石養父母祠。先上西峰。西峰之石竄隆不一。皆如蓮葉倒垂。有筋交絡其頂。若蓮華瓣半圻。南北有二石。如龜昂首。敦胸。若將遊蓮葉之上者。又有浮石八。尤廣數十丈。亦如蓮葉。葉底空虛。人可匍匐而過。石上又有斧劈痕。縱橫百道。如蓮葉圻裂然。故是峰名蓮華。南一石有神香子。屢跡。其長四尺。旁刻西峯絕頂四大字。是日晴明。見渭水十三曲。與雒水同入于河。雪光照之。黃河成白。吾目為眩。上宮在峰汙旁。為上井。大五尺。其水潛流。西注澗。為二十八宿潭。東抵玉女峰。北注壁。為瀑布。壁半一穴。北出。藏瀑布中。時吐異色雲。道書稱西玄洞天。洞口有石。立丹青相間。若書仙人狀。上有石樓。與東峰石樓對。乃白帝建鼓鐘之所。西峯故名蓮華。然從

石樓而下。迴視三峯。又總成一蓮華。向從雲臺望東西二峯。上分下合。若並蒂蓮華。而南峰藏于東西二峰之間。不見其巔。若蓮房未吐。為蓮瓣所含然者。今至石樓而後見。南峰特竦東西二峰交抱。南峰之足也。然前日從縣中望。則三峯外之千萬峰。皆若蓮花之瓣。而三峰獨為蓮房。此其所以為蓮華之嶽也。南峰有左右谿。左為葛蒲池。所注右為太上池。所注合為一大谿。亦與玉井潛通。左踰溪為東峰。右踰溪為西峰。西峰有一臂。詰曲如蒼龍。嶺廣倍之名曰屈嶺。盤跚而上。經巨壑四五。乃至南峰。風大不敢直立。卧石上。以足抵石穿。仰視日月。體大如車輪。光倍下土。羣星方圓大小不一。芒角縱橫四射。莫可逼視。風益大。三峰搖動欲摧。而羽人交把子衣。慮凌空遂去。乃宿灑靈殿。殿南峰之絕巔也。南峰與東西二峰相連。凡廣十里。十里一石也。其高五千仞。一石也。天以一石成一嶽。一嶽而止有三峰。合而言之。則一石以為莖。二峰以為葉。一峰以為華。分而言之。則一峰之中有三峰。三峰之中凡有九峰。八峰以為華。而一峰為蓮房。一峰者。南峰之中峰也。南峰中圻而平。其前峰為落雁。多松檜。亦曰松檜峰。白帝宮其間。一池冬夏不竭。龍在則水黑。去則水清。華之頂門水也。俯眺三秦中。曠莽無際。黃河一絲縷。時繚繞。嶽下環百里。崇山內向。霍之宮之。皆華之擁衛也。雷首中條在其東。昔與華連。今為河宗所隔。南峰西南一小峰。下有峽。

曰天門門西出南峰之背。絕兩索而下。數十仞。一棧在壁半。上下都絕廣八寸。長三十丈。號長空棧。背虛空行。壁上亦多鼻痕。索如游絲。挽之力輒斷。棧盡有賀老窰。俯五千仞。下陰沉無景。大風蓬蓬。微有白雲湧出。乃華中第一嶮。詰曰。雪大作。甚寒。道士以松黃餅玉井醪相餉。稍霽。從落雁索而乘螺磴。滑膩骨勇肉飛。與之敵。遂至東峰。峰朝陽。峰也。南下一小峰。如蔓筍。竦出。冢廣丈許。亦削成四方。曰叔卿博臺。有鐵亭一。棋枰一。鐵棋子二百餘。數者或一少一。卒不能定。凡欲至博臺者。索而下。陡石。石凹。索不能倚。則握索反擲。踰三四尺許。以及厓趾。已乃釋索。以身行。上下四五厓。乃至。是為秦昭王施鈎梯之所。自此旋東峰。西入一窟。窟盡為玉女祠。一大石。馬夜輒聞嘶。嘶旁有圓坎四。相連。一石臼稍大。在祠中。號洗頭盆。水光紺碧。乃玉女所持之玉漿云。玉女峰狀甚秀冶。在東峰左脇中。如為東峰所抱。既斷復續。一峰高於玉女。曰石樓。石樓東壁。則為仙人掌。掌長三十丈許。半覆其胸。上有石月半輪。光可鑑。五指參差。中指直貫峰頂。長二十丈。太古兩痕。凝壘如膏。赤白黃相糅。日射之。五色晶耀。如見指骨。予登其大指。奮袖翩翩作舞。百步許。得一石躡。躡下通黃河。唐宋嘗投玉簡。謂之車箱水府。天下水府有八。此其一云。三峰上皆松柏。絕無雜樹。有鳥亦僅三四種。四壁皆一穴。彼此相通。其南穴一名巨靈窟。

南海均曰華之狀一言可蔽曰削成而四方東削則仙掌出西削則水簾垂南削而全真崖見北削其半榻嶺一脈貫之以達雲臺如斗之杓焉其麓有三首峪口次青柯坪次宗土祠祠為削成四方之下踰之則至三峰三峰一峰也一石拔起五千仞相為倚伏非榻嶺綴之則壑中可環三峰而走也榻嶺者蒼龍嶺也南峰有三落雁在東寶旭在西東峰亦有三玉女在左石樓在右西峰亦有三石樓在前老君爐在後自縣中視之三峰等高也自三峰上視之東西二峰止及南峰之肩或以為南峰善藏其高然惟東西二峰皆高故能藏南峰之高耳昔明高皇帝夢遊其上御製夢遊華山文鏡于三峰又嘗欲建都關中因河踐華蓋以華居二條之中高為五嶽之最中天而立旁絕攀援端冕凝旒有王者君臨天下之象星有北辰嶽有大華皇都有關中蓋天之樞地之紐國家之根蒂也天以北辰為心地以太華為腹王者建京嘗上法北辰下師太華以居天地之心腹也又天下名山至太華而高深至極其東自錢唐西迄太華北從谷口南達商雒為山者千數四面屏蔽望之以為盡華山也而皆非華山蓋華山以三峰為主其形不同三峰之外峰皆削成而峰峰獨四方峰峰皆偏一隅而三峰獨中立也予嘗升其巔縱觀形勢因憶唐一行有言天下山河之象全乎兩戒北戒自王屋積石終南負地絡之陰而東及太華南戒自岷山嶓

家負地絡之陽而東及太華。河自北戒之首。循雍州北徼以達華陰。江自南戒之首。循梁州南徼以達華陽。則是太華據天下之大中。至正為兩戒山河大會。又非高深之所能盡焉。夫以兩戒山河之靈氣。而交會於太華。以太華四面之山千數。而結秀于三峰。三峰之脈。又逾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為北紀以限戎狄。又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雒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而東循嶺徼。達甌閩。為南紀以限蠻夷。是則盈天下皆太華之所磅礴。故自天地初闢。太華定而天下之形勢以定。太華誠天下名山之大宗。而四嶽皆其支庶者也。然則君子居之以立天下之正位。舍此其又何之。

越遊

王澐

余年十有四始師事大樽陳先生時歲在壬申先生方以古文詞倡起東南墻宇高峻士之及其門者造次不能自遠予以童子隅坐晏如也先生成進士歸而廬居三載益切勵於學時時過從誨有加焉及先生之官越州予適先慈喪苦次疾作先生聞之貽書見慰且曰越中山水之勝晨夕寓目舍中清曠庭除鳥雀殊宜書史敢屈從者予初失恃復嬰疾未忍去倚廬請於先君先君曰師命也孺子勉之余遂以癸未春適越越州治負卧龍山李邕居西舊有宛委齋先生築堂於其前漳浦黃公以八分書署之曰清音又贈言題柱云愛物若駒虞指佞如屈軼黃公者先生座師也會稽羣山皆在堂前遠岫參差雲物回互昏旦萬變郭內萬井鱗次樓榭繡錯亦有因山成野亭亭隱見堂中周列圖史橫陳琴几予處堂之右左則先生寢室也越中吏事清簡旦起出堂皇治簿書不移晷而畢歸坐堂中讀書自若遇快意輒呼余並讀之或命余檢視某書某卷某事摘發靡遺有所著撰端坐凝神間一微步拂几疾書授予高誦相與鼓掌為樂或授簡於予予遜謝不敏先生功之一言之獲必加獎掖間出以示座客予心愧焉時山陰劉忠端公方里居講學先生赴講席歸則又為予極論天人性命指予請質所疑窮探幽蹟嘗自作往復數次終日麈尾無倦色

每日晡先生東燭讀書聲琅琅徹戶外夜分未止予嘗寐假以待或遙呼予問云何予從寐中起應先生讀書必至丙夜繼以談讌及就寢則雞且鳴矣旋辨色而興其勤若此考功夏忠惠公聞之貽書相戒以葆生宜子為言先生感其言切乃損三之一聞漏二下即出室談讌縱論古今治亂成敗之數下及當世之務有慨于中則太息而起或環柱而走往往罷酒亦已漏三下矣是歲秦寇日熾而楚師左良玉潰兵南下吳越岌岌震鄰夏秋之際予從先生往還虎林慨時撫事邑已不樂自此遂有乞歸之志矣先生性高簡門無雜賓至是時時稱病謝客予所賄記一歲中以講學至者屢東張受先生也以談風角至者閩中蔡山人無能故相高陽孫公客也以治神氣至者海上陳博士仲台故相徐文定公甥也我鄉戚友以遊覽至者顧偉南張子復子退曹魯元謝稭玄宋轅文周宿來也周子則與將子大閱先余從越遊者也其同舍者惟盧鹿田與予二人越中名士升堂者王玄趾毓耆輩不及數人而已歲暮先生以督軍將赴南都予請歸省甫抵里而聞婺州許都之變當事亟檄先生歸撫之降其衆而還時甲申之正月也事載先生之年譜中予馳赴越則變已平矣仲春先生量移南銓士論皆失望而先生以得遂歸養志聞之忻然亟命治裝未行旋以平糈變功改除黃門非先生意也先一歲冬至吳越間大雷電是春陰霾積月

不解去越之日。大風拔木。雨暴至如盛夏時。蓋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云。
客曰。子適越。曾未覩夫越之名山大川。何言遊。曰。山川不以人重。哉。甲申以來。越之
賢士大夫先後殉國者。非先生所嚴事。即誼友也。先生事大母歿。而後終厥志。從先
生者。未有與也。此宋景之徒。所為愴慄於遠行也。

齊魯遊

予之遊於齊魯也。蓋六郡皆有馬跡焉。濟南山二而海一。東兗則漕渠所經。南北之
孔道也。青登萊居東偏。皆瀕海矣。而中丞開府在濟南。濟南居泰山之陰。綿延起伏。
至城南。若列屏障。東南高起者。曰歷山。北則嶧山。華不注也。其川則大清河。北流入
海。濟水之下流矣。地多泉。有名者以數十計。大者曰趵突。春秋所謂濞也。宋曹子固
齊州二堂紀詳矣。濞泉之穴。自地湧起。可三四尺許。潄為方池。流溢交衢。德藩故邸
珍珠諸泉。甚甘冽。亦匯為湖。曰濯纓。以亭臨之。今廢。北有大湖。曰大明。上有亭。古歷
下亭址也。唐李北海杜少陵賦詩處。在城中。為巨浸。元學士李溉之築亭。題曰天心
水面。今蒙其名云。先朝盛時。湖上竹木翳然。聖館紛布。春花秋月。莞絃雜遝。亦有蓮
艇漁舫。鳧雁上下。遙望華不注。遠峰亭。亭秀出雉堞。齊人往往觴客於此。今乃空亭
枕河。烟水森茫而已。自濟南南行入山。踰長清肥城。則泰山境矣。泰安州治在山麓。

東岳廟當城中。規制洪敞。漸就頽圯。庭中古柏森挺。尚可摩挲。觀其碑版。皆宋元下物矣。蓋自宋真宗以後。封禪之禮久廢。舉天下奔走禱祀而至者。皆奉碧霞元君。余先在州治中。夜望山間火光。蜿蜒若燭龍。自上屬下。終夕不絕。問之曰。為元君供香火者也。詰朝。升輿登山。行久之。私怪山中曾無拱把之木。既見道旁遺燎及叢枝。楨列。云以照行客。乃知木皆薪之。夜間所睹。即是物也。宜其為童山矣。訪五大夫松。指一枯枿。大僅兩握許。後人附會耳。是當薪之也。至三天門。乃上盤蓮舍。輿而步。道殊寬廣。階級平正。左右各列鐵絙。以供攀援。然不甚峻絕。與漢馬弟伯所紀不類。當是唐宋以來。脩治馳道。日就如砥也。元君殿在天門內。庭中銅碑之。萬曆時中官所立。輔臣祝釐之辭也。殿制微狹。冶鐵為瓦。以禦大風也。范金以為像。鐵門封鑄。惟謹。以防盜也。中門微啓。以聽瞻禮。阻以鐵欄。士女聞咽。從門外諦窺。手擲施物。以為幸。或登人肩。遙望擲之。輒喜。若道塞不得前。不及覩金像。則叩首歎息而去。甚至有泣下者。愚夫愚婦。上下口誦佛號。與乞丐號呼之聲。喧然應和。至動山谷。尤可娯笑。每歲春秋二時。以為常。予登山時。在九月。累日道塞不得前。賴州守先為辟人。乃坦行矣。上至青帝宮。則聞無人也。宮後石壁刻泰山銘。唐元宗隸書。俗稱磨崖碑。摹搨者架木以登。天寒則熱。斬其下。銘之右。即東封頌。張燕公文。顏魯公書。覓之不可得。先朝

有閩人林焯者官於此。刻忠孝廉節四大字於其上。刊落殆盡。予就壁摩娑。點畫之隙。間存一二。吁可怪也。夫此四字。何地不可刻。而必於泰山。泰山何處非石。而必刻於是壁。遂使魯公墨妙永絕千古而下。猶有遺恨焉。余與同行客向石墜詬久之。乃去。再上至封禪壇。今祀上帝。俗稱玉皇頂。庭中巨石嶙峋。此泰山之巔矣。秦皇無字碑。正當其前。碑形方直。仰視其上有若蓋者。以手度之。四方適均。石色雜黃白而潤。非泰山石也。予笑語客。彼焯有膽。何不鑿無字為有字。始皇餘威。猶可懾僉父耶。訪日觀。舊有行館。宿客觀日出。今存廢址。惟見石上纍纍。大小鑿字。大率焯屬具。野人薪山者。斃之也。文士鑿山。真黥之矣。聞有黃花洞。及山後奇勝。會薄暮。未及探。遂升輿下山。山輿緯繩於木。乘者如坐春器中。輿夫革帶垂肩。以手握木。有若御車。其上山也。由舊盤道橫行如郭索。歸自新盤道下。道險仄。乃雀躍相踵。客每失色。及至平地。足反踳踳。不若橫行之捷矣。泰安在古為奉高。封禪禮成。竊租賜復。澤至渥也。自元君之祀興。而始有香稅。先朝稅額歲一萬六千金。以六千金供上。其贏皆貯州庫。以備地方。城池緩急。水旱不時之需。住時四方承平。香火絡繹。稅額之外。常贏數倍。又有擲施錢帛。及冶金銀為男女形者。充於殿中。春秋二時畢。乃取之。名曰掃殿。掃殿之人。裸體出入。官吏監視。惟謹。數復不貲。亦輸州庫。以是州有脂膏名。而大吏之

往來齊魯者亦往往餐食其中。合州之民以及四方商賈朝夕輻輳莫不曰此元君賜也。迨先朝之季兵荒相繼香火遂稀而歲額如故有司不得已而責之逆旅主人名曰店戶。香客之至也以二時而有司以期會亟常先期徵之輸不及則曰店戶侵漁也。我知取盈而已於是有敲朴死者有縲絏死者甚至有自縊死者而歲額又日溢也。以予所見六年之間。加至三萬金矣。每先一歲大司農檄下充給明歲兵餉矣。夫香客者非若土毛之有藉可藉也。非若關市之貨可取也。四方不知誰何之人未審其來與否也而懸徵之且溢徵之。今軍興以來又不知若何矣。嗚呼。三百年來無藝之征未有如香稅之屬民者也。自秦山南行渡汶泗入兗州境曲阜故魯國今屬兗郡。先聖墓在焉。是為孔林。孔林北負岱宗南面曲阜。汶泗帶其後洙水襟其前。繚以周垣中立闕門門上有樓登樓前望曠然平原遙見東南隱隱若岡阜者或曰即尼邱也。入闕門折而西行又北過洙水橋水今涸橋北即墓道矣。夾道皆松楸柏之屬有子貢手植石人羊馬制極古樓饗殿一其直墓道為伯魚墓右則先聖墓楹也。聖墓前為子思墓石碑三皆元時立。予拜謁畢心竊疑之相者曰先聖墓本乾巽向伯魚子思蓋左昭右穆云。聖墓西有小室東向者曰子貢墓墓處東有堂南向云先代帝王臨幸則駐蹕於此相傳墓上荆棘不生鳥雀不巢惟多蒼草垣內

墓壘。自周以來。孔氏子孫。咸叢葬其中。出闕門前有石坊。曰至聖林。左右列柏。直達於曲阜北郭門之外。高郭門內。則先聖廟也。中為櫺星門。東西兩道。各有門。土人稱東華西華。東道上有石坊。曰闕里。予從東門入。北折行入大成門。門內左有先聖手植檜。一幹無枝。大不盈拱。肌理堅黑。俗稱鐵樹。中庭有亭。為拜謁所。旁有石刻。曰杏壇。大成殿。規制洪麗。石柱盤龍。先朝正德間重建。先聖衮冕王者服。四配十哲。各如公侯衣冠。左右小石碑各一。先聖司寇燕居二像也。案前列祭器。需樽一。犧樽一。象樽一。銅光若鑑。五色爛然。需尊上有篆文。漢中平年。賜孔子廟祭器云。其他尊彝之屬。皆先朝永樂間物也。大成門外。中有奎文閣。東西分立。漢唐以來。碑亭古碑。墓榻。尚有可觀。及詣閣下。觀藏書。惟有木石鐫刻雜圖。自禱尼邱。以及端木築室之類。先聖子孫藏書如斯而已。及覽闕里志。無雜不稱。宋自建炎以後。大統攸存。太末一公。例宜並入世系。今志直接金元。削而不敘。一宗之內。自分南北。遂使儒宗下淪外氏。且春秋之法。首嚴內外。若同諸夏之亡。殊乖用變之義。是所望於聖人之後。重加釐正者也。衍聖公第。在廟東門外。顏子廟在東北隅。有坊曰陋巷。顏氏子孫。最為蕃衍。而廟門頽落。豈陋巷遺風歟。周公廟在邑東門外。今稱文憲王者。宋大中祥符元年封號也。前祀文公。後祀魯羣公。今漸頽廢。公之裔東野氏。世以諸生奉

其祀時中周公往謁慨然太息捐金脩其廟復上書請錄東野氏子孫比顏曾孟仲之例世官以博士書上留中不報蓋政府已泰尼之也自由阜起兗州可半日許充為洪武間魯藩所封國崇禎末城陷王死社稷舊邸邱墟居民寥落不若東郡完實也兗郡地大中貫漕渠西瀕河東自鄒嶧諸山綿亘至於沂蒙即青州境矣泰山為東嶽沂山則東鎮也青在洪武間為齊藩所封國永樂時廢後封衙藩益都西界曰顏神鎮接壤萊蕪山谷綿亘舊多礦盜別築小城青郡倖居之城隅有泉曰龍水相傳古有孝婦顏氏文姜事姑孝泉生其室土人神之立祠祀焉今水出祠下其流淙淙溢而成溪亦猶晉祠之水矣土宜於陶三齊陶器出焉入鉛為棋不及真貫珠為燈不及閩也羣山夾峙溪貫其中山徑既窮自高臨下俗稱青石關遂入萊蕪境矣萊蕪古萊地春秋公會齊侯於夾谷是也青萊二城皆未被兵城中亦稍完實北海廟在東萊國家秩於嶽瀆則就祭焉自青萊至在昌邑平度界渡新河河流入海土人云此膠萊河也昔有建議引漕者是已自萊至登遵海行至黃邑以東岡阜磽确萊地多不毛惟見海水望洋無際行既窮城郭見焉東牟真在海角矣城中居民不及青萊婦女服飾有異齊俗蓋先朝開府之區亦有五方雜處矣城外別築小城曰水城海水入焉泊舟於此城缺其上以便帆檣出入也城上列木曰天橋通人往

來蓬萊關其城樓也。廣利王祠在焉。子登樓觀海。復從海畔下出城外。城倚山趾背城面海。有小菴。曰海潮佛室。三僧寮。三亭。一曰海鏡。宣城施尚白題也。一僧居之。出白石子供密櫃。外巨石磷磷。海潮上下激。咄不息。聲若吼雷。激若飛雪。偃仰一榻。可卧而釣也。海外諸島。歷歷在望。僧云。春夏間海市出沒。大都在諸島間。時當仲秋。子愧不能如蘇文忠。禱於廣利王。見而賦詩。又不獲信宿僧舍。觀日月出。誠恨事云。子按登在六郡中。最居東偏。自天啟間。有三方布置之議。以營州舊隸東省。而登郡濱海。旅順海道。一帆可達。且東江諸島。遺民無算。遂為聲援。遂與榆關津門並開幕府。以中丞節領之。即登州衛居焉。崇禎初。東江師散。島上之衆。及金復海蓋四衛之民。航海來歸。於是僑置其民於登萊二郡。而選其材勇列諸偏裨。以繫營民之心。及我鄉孫中丞元化至。所以撫卹之者尤厚。未幾。兵變城陷。中丞自拔歸。就司敗。亂兵據城不下。我師環而攻之。久之乃拔。則兵已遁出海矣。子詢之登人。云當日大城破。亂兵退入水城。得舟出海去。予觀水城不及斗大。短垣可踰也。使諸路之師盡銳并力。先破水城。焚其海艦。彼大城之衆。樞稜龍鳥耳。縱有長鯨。能飛渡耶。計不出此。一旦縱敵。豈非天哉。子是以行至東平。不勝三歎也。當是時。海禁方厲。海濱之民。失其漁鹽之業。重以棲霞之亂。疾疫死亡相繼。登民尤困。周公繪圖上書。請弛海禁。報可。是

時甲辰冬。彗星見於南方。明年乙巳春。復見京師地震。齊魯大旱。民飢。公復上書言狀。縣官為蠲。是年田租發帑金六萬兩。倉粟六萬石。賑之。齊魯之民。懽然更生矣。蓋兩歲之間。周行六郡者再。嘗以事旁之魏郡。而其他日皆在濟南。公喜賓客。好擊案書。重書灤源之堂。於酌罍泉。書天心水面於厯下亭。既徙幕府於德藩故址。落成。請予題額。皆公自署書之。又小築亭榭於濯纓湖上。客至輒與置酒賦詩。漢上李廷尉文孫。偕其嗣君仁。執枉道過之。流連旬日。賦詩而去。閩人趙叟。搗謙流寓甯陽。年百餘歲。善養生。青州薛叟。夙祚年七十餘。善天文。皆以禮致之。新安舒奕。善書。龍山王逸菴。善書。新安程紫京。龍門劉鳳楚。善琴。其他燕齊迂性之士。謝弗通也。若督亢王濟美。京口談長益。會稽嚴道徽。孫蘭楚。魯晉侯。皖山朱元儀。燕市陳景生。白下毛貞菴。我鄉林平子。皆公客。而王談嚴俱儒宿。公命其嗣履吉師事之。王子尤博學。善詩。旁通古文奇字云。諸君子或往或來。或先後至。自癸卯出都。至戊申春。迄公移節嶺南。首尾六載者。予一人而已。先是。同公在都時。聞蔡公言。知予有大母年高。居半載。而聞大母之訃。予泣請歸葬。臨別。公執手語曰。子自齊至吳。屈指往還。三閱月耳。我檢聞子友顏子名。行且為子踐濟上之約。予星行歸里。乃舉祖考妣兩世七喪。合兆焉。嗚呼。大母之命予小子也。自先君沒。而有成言矣。垂十年始克襄事。大母已不

及見也是子小子之罪也夫三月而反命於齊顏子不至也亟走使至燕問之則顏子以訪其從弟客死潼關矣悲夫顏子終不鑿於予耶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此十五國之風也而望之今日乎哉周公聞之喟然曰子失良友矣我亦失之

蘇史曰自元都燕以東省為左輔蓋京師之吭也有壯夫者拊其背而楹之殆矣數十年以來中兵禍至燬也不與之衽席而蕭條是問柳疾其為逋逃藪也而網如密焉有兔爰爰雉唯於羅焚林而田將安所逃乎我視其民矜矜然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可不鑿語

粵遊

蘇史曰嗚呼倡為遠海之說者誰與辛丑子從蔡襄敏公在淮南執政者道尚書蘇納海等分詣江浙粵閩遼瀕海之民於內地蔡公曰此北平人方星煥所獻策也余請其說公曰星煥者北平酒家子也其兄星華少時被虜出關大凌河之戰明師敗績監軍太僕卿張公春被執不屈太宗遣降將黑雲龍等多方說之終不從太宗深敬之嘆息語諸臣曰此忠臣也汝曹當效之命館之於喇嘛寺中待以客禮稱為張大人一日星華偶同公兒入寺張公舊常為北平監司星華在家時曾識公貌遂向公叩首公詢之知為北平兒也因曰若能侍我乎其主聞之即以歸公公命寺

僧羅染之名曰和尚云。星華固點侍公左右。稍稍習書計。久之張公卒。太宗以禮葬之。星華歸其主家。從入關。始與其弟星煥相聚。星華官至漳南太守。星煥從之官。海上兵至漳城臨。兄弟皆被掠入海。旋縱之歸。其主因問海外情形。星煥乘間進曰。海船所用釘鐵麻油神器所用焰硝。以及粟帛之屬。島上所少。皆我瀕海之民。闌出貿易。交通接濟。今若盡遷其民入內地。斥為空壤。盡地為界。仍厲其禁。犯者坐死。彼島上窮寇。內援既斷。來無所掠。如嬰兒絕乳。立可餓斃矣。其主深然之。今執政新其說得行也。蓋蔡公之言如此。當是時。諸臣奉命遷海者。江浙稍寬。閩為嚴。粵尤甚。大較以去海遠近為度。初立界。猶以為近也。再遠之。再三遷而界始定。墮縣衛城郭。以數十計。居民限日遷入。踰期者以軍法從事。盡燔廬舍。民間積聚器物。重不能致者。悉縱火焚之。乃著為令。凡出界者罪至死。地方官知情者罪如之。其失於覺察者。坐罪有差。功令既嚴。奉行恐後。於是四省瀕海之民。老弱轉死於溝壑。少壯流離於四方者。不知幾億萬人矣。嗚呼。不仁哉。執政者方忻然以為得計也。驟遷星煥官至山左監司。一夕嘔血死。而是時太僕張公子詣闕上書。請出關遷其父喪歸葬同州。詔許之。予時在山左。因與周公述蔡公前語。相與嘆息。善惡之報果何如哉。星煥既死。海上之出沒縱橫自若也。執政者久而悟其說之誕也。遂有開界之令焉。

嶺南之遊實與開界相首尾。故先著其概於篇端。予以戊申二月自厓下辭周公南歸。遂訂嶺南之遊。憶自己已去家已四載矣。五月公南來。予偕林子平子孫子錫黃追及於蕪湖。七月抵豫章。道聞朝議有遣使開界之命。公色喜曰。八年民命。其少蘇乎。八月度庾嶺。抵端州受命。則聞朝使已先期至羊城矣。公馳赴之。朝使都統完顏特進副都統吳申巴圖魯并侍郎雷虎三人皆善人。而虎尤清介。公與議曰。朝廷卹民疾苦。德意甚感。粵東濱海七郡。地方遼濶。萬姓嗚喁。望惠如望歲。若必周行七郡而後上疏。使遷民復業。則來年春耕悞矣。今我儕馬跡所至。當宣布朝廷德意。即令遷民出界。及時開墾。給以牛種。蠲其租賦。早一日則民受一日之惠也。使者曰善。於是從惠州始。從界外行至潮州。東抵分水關。閩界而還。所至民皆扶老攜幼。張樂焚香。歡聲動地。其還也亦如之。則有負耒而拜者矣。以予所覩界外所棄。若縣若衛所城郭故址。斷垣遺礎。觸體枯骨。隱現草間。粵俗鄉村曰墟。惟存瓦礫。鹽場曰漏。化為沮洳。水絕橋梁。深厲淺揭。行者病之。其山皆叢莽黑菁。豺虎伏焉。田多膏腴。溝塍久廢。一望汙萊。良可惜也。向所謂界者。掘地為溝。廣不盈丈。插竹引繩以表之。或過山則繞山趾為溝。曰此界外山也。亦有去城不里許為界者。民間畏同陷井。側足不前。而愚懵無知。往往誤入其中。是時所司尚以出界坐辟爰書請者。皆貧蔭村監往。

拾蚌蛤之屬。為吏所掩獲者。命出之。所司持之曰。此未開界前犯也。公曰。今界已開矣。之命出之。因嘆八年之間。冤獄殆不可勝數矣。若乃奸人身負大戮。走死地如鶩。掉臂公行。吏熟視不敢出捕。久而羣不逞之徒。窟穴其中。入界鼠竊。或假小航。出沒島嶼。勾引海舶。交通彌甚。郡邑諱之。予在潮語周公當備之。既而潮帥遣兵出界除道。果遇盜艘。格鬪互有殺傷。乃陳兵以行。盜始斂跡。嗟乎。向之設界以防盜者。適所以數盜也。十月。惠潮事竣。歸途。公忽聞尊人之訃。哀毀謝事。兩上書請奔喪。而朝使敦趨公出。公堅執前志。予曰。詩有之。王事靡盬。不遑將父。今日之謂矣。使者在門。王程有期。請勉竣事。而伸前請可乎。公始強起。自高涼至雷陽。見珠崖孤懸海外。使者望洋而不敢渡。乃至合浦。西抵欽州。交趾界而還。一如惠潮成事。在道果聞命不允。公前請。公向予潛然曰。奪情非禮也。君命之。我何以為子矣。己酉春。再赴羊城。乘自東莞西至香山。廣界畢開。於是與使者公議上疏。請脩築界外廢縣衛所城堡。設官如舊。革饒平土鎮。建立大鎮於碣石衛。沿海各汛分設偏裨。捐資營造戍兵廬舍。旌旗壁壘煥然一新。疏上報可。九月。使者返命。蓋首尾一載。而開界之事始竣。是役也。四省同時奉命。而粵民獨先一歲復業者。則公之力也。乃公猶邑邑不自得。蓋嶺南去京師遠。法令久弛。平南王尚可喜暮年驕恣。諸子多不法。往時督撫選懦。事多掣

肘。公以剛方自持。不少為之下。文移一遵典制。大拂其意。以書相詰。公引六部宗人府文移之制答之。時朝使至。問外藩相見之儀。公曰。春秋王人序於諸侯之上。況公等大臣乎。遂具賓主之禮。雖內積不平。然以公持大體不能難也。因以女請婚。公力辭之。齟齬之意。時形於色。造作蜚語。欲相傾。惟開界之役。朝使咸推重公。故得行其志。而所棄海外大洲尚多。皆民間恆產。使者以越海尼之。公以為遺憾云。粵西孫延齡。故孔氏婿也。統兵駐桂林。所行多不法。公深疾之。而恨未能除也。嘗慨然嘆曰。我平生慕韓襄毅之為人。今王事告成。行將歸矣。不及觀斷藤峽也。會粵西撫軍以公事請會於梧州。梧故襄毅開府地。公遂以十月赴梧。襄毅故府久廢。即其遺趾。葺為傳舍。居五日而返。瑞州公復上書乞歸守制。謂予曰。幸上憐而許之。今而後我可以為子矣。子因進曰。度公此奏必得請。僕亦有犬馬疾。請為先驅至吳。待公於江上。公許之。公素好賓客。嶺南之遊。故人畢至。而雜賓亦稍稍進。陳景生王濟美先後引去。林子平子謝病歸。未度嶺而卒。聞之悲感。忽忽動鄉思。公雅知子意。不强止也。十一月。子辭公歸。登舟疾作。過曹溪不能登。臘月朔度嶺。望後過彭蠡。憶癸巳出閩。此行往返。凡三過廬山。皆以風駛不及遊。為生平恨事云。庚戌正月晦日。抵家。知周公已得請終制矣。是夏。蔡公出督楚蜀。遣使招林子安國及余。林子者。平子伯兄也。子語

林子曰。我與周公有成言矣。子其行乎。九月。子赴白下。周公自粵至。悲喜交集。曰。子信人也。盤桓旬日。依依不忍別。送公渡江。乃入楚。

予記粵遊。而重有感於周公之事也。公撫東六載。丁未大計。京朝官三品以上。及督撫諸臣。皆自陳廷推。公治行才望第一。有詔褒美。既而有粵督之命。蓋出自上意云。公既拜命。上書請陛見。顧問殷勤。燕資稠渥。舉朝榮之。督撫諸臣之陛見。自公始也。公在粵未幾。旋以父喪乞歸。公歸之明年。廷臣有以督撫諸臣營治宮室為言者。公亦與焉。有詔詰問。眾皆唯唯。公不勝其憤。抗言廷辨。言者獲重譴。公亦罷官家居。且三載。而吳三桂反。滇黔楚蜀。相繼告變。詔即家起公司馬兼御史中丞。如故。帥兵入秦。公受命。單騎就道。既抵秦川。人皆言蜀道難。當俟大兵同進。公奮然先驅。度雲棧。直抵葭萌。寇登山攻圍甚急。公晝夜登陴。中矢負傷。力戰却之。飛羽請濟師。乘勢進取閬中。而後軍逗遛不進。同事者復相齟齬。久之。轉餉不繼。士卒告飢。公以孤軍深入為慮。上書言狀。詔撤兵回秦。兵既旋。而蜀寇果大集。出棧道。臨漢中。臨渭水。而諸軍將士。皆曰。微公先幾。全軍覆矣。既而經略莫洛。遣大帥王輔臣入蜀。輔臣亦以轉餉為言。洛不應。強之行。眾兵大譟。立殺洛。推輔臣歸平涼。隴西告警。三秦大震。於是上命大將軍圖海馳赴秦。與公會師度隴。撫之。輔臣降。海素愛重公。相倚如左右。

手用兵機宜。一以諮公。公感知己。彈智推誠。言無不聽。平涼之役。公力居多焉。公雖為蜀督。奉命駐秦。秦中郡邑被陷者。公皆帥兵往平之。每戰必身先士卒。諸帥或諫曰。此非大臣事也。公雅自喜。不能止也。先後所上戰功甚多。司勳報聞而已。當是時。聞外用兵。事多中制。外臣皆樹內援。而公獨孤立行一意。性慷慨。好論列。觸事感憤。或語侵同列。至上書刺及政府。人多危之。惟海以為忠。海嘗因入奏。便宜從容進曰。方今文武才無周有德如者。會滇黔久不下。上心識海前語。特命公移督滇黔軍。公喜受。上知。馳赴武陵。見諸路兵雲集。羣帥無所統轄。即上書請設經略。公之督滇黔也。既非政府意。書上。益不悅。乃請以楚督蔡公為將軍。統諸路兵。如經略。公大失望。鬱鬱不樂。發病卒。年五十。時庚申正月也。悲夫。公膺專征之任。不可謂不重矣。受特達之知。不可謂不深矣。功業垂成。時會不偶。蜀節甫去。而蠶叢之道遠。星殞未幾。而渠師之師潰。英雄氣盡。封侯數奇。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初。滇南叛。閩粵東西羣應之。而可喜老奸。且前且却。未幾病死。孽子三十餘人。自相蹄嚙。及滇南平。可喜羣妾上變。盡發其謀逆。詔遣使駢斬於廣州市。盡室北遷。粵民大悅。是時。粵西孫延齡先為三桂所殺。閩粵相繼誅夷。東牟三叛。一時並殄。天下知公在粵時事者。始敬公之遠識。而惜其不及見也。公天姿磊落。氣度豁如。樂易無城府。而識鑒英敏。過絕於

人果達而藝智略輻輳博綜羣籍旁通重譯以至小學曲藝一見輒窮其奧居恒好與客論王伯大略古今成敗之事在秦時延訪宿儒李因篤輩羅致幕府每出師必載書史數百卷以行軍需少暇則對案讀書至夜分不寐或相與賦詩為樂詩成縱筆疾書書益進三秦名士聞風景附而公益傾身下士一言之合推轂若不及或有細過亟掩覆之惟恐傷其意以是一時賢豪咸樂與公為布衣交而名位相軋者心弗喜也蓋公傲於權勢而謙於寒賤中東亢直而意存長厚其天性然也嘗曰言人之不善者必非善人也又謂余曰士有諍友我得之子矣嗟乎予何以得此於公哉予自癸卯定交迄於庚申先後十有八載朝夕左右僅八載耳後此十載皆公戎馬患難之日也日月不居予已冉冉老矣未得周旋患難追隨戎馬而公殷勤寄問曾無虛歲予遣兒慰公北至燕邸西至岐陽公握手勞苦如平生惟聞予自洛陽歸得替眩疾咨嗟久之手書慰藉有加以為相見有日也而何意白門江上成永別耶嗚呼虞仲翔有言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無限攬筆至此不自知其涕之何從矣因記嶺南之遊而終及之後之覽者悲周公之志亦重悲予之志也夫

送陳安常之湖廣序

陳宏緒

士有貧而無賤自古聞巷之賢。若季次原憲之徒。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者。往往而是。皇甫謐所傳唐虞以來八代之高士。大抵皆貧士也。貧然後植立堅而有以擅道德之譽。兼之身世暇而有以成著述之名。賢者之于貧也。其甘之如恐不我值也。至于貧賤之稱。豈有一定之常格哉。因乎其人而已。顏福告齊宣曰。士貴耳。王者不貴。至以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鬻。驕語于庸君。驚主之前。繇福之言。王者猶不足與賢士抗。而安問孤卿。歟。蓋道德尊而著述盛者。其貴極于無尚如此。且夫以道德而較勢利。以著述而較輿馬宮室飲食章服。其不足以繫比焉。固也。姑置良貴而語世俗。子輿氏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嗚呼。趙孟之賤之。吾無責也。即趙孟終貴之。亦趙孟之膏梁文繡而已。又況枉己而求合。媚富而希寵。僥倖一旦。貽笑千禩。則當趙孟貴之之日。其為趙孟之所賤也深矣。等而推之。貴趙孟者庸。又愈于趙孟之所貴也歟。其視道德尊而著述盛者。賤不賤。果何如哉。陳安常。吾里之貧士也。躬耕自養。似陸通。披裘拾穗似林類。隱處于徐孺宅旁。閉肆下簾。家無擔石之儲。似嚴遵。堯諫為牆。蒼艾為席。似老萊子。安常之貧。可謂極矣。而能讀書修行。不苟然諾。一時知其人者。咸推重之。楚有周君。尤極敬服。延致其家。親授童子易。丁丑春。安常怙于寇。

警。堅辭不住。周君以書速之曰。某之歲歲擁篲掃榻以待先生。豈徒為孺子章句計。亦將依之以為吾里之模楷也。先生奈何舍我而高卧哉。安常不得已。復就周君。且索余言為別。余無足以重安常。以知士之賢者之果足貴。貧非其所病也。安常過臨皋步雪堂。憑弔赤壁。下俯大江之渺茫。履絕壁之崎嶇。因而追想漢魏之間。所謂一世之雄者安在。夫亦可以憬然於吾言矣。

理學施允升先生傳

江南布衣以理學者稱者。則有宣城施先生。施自魯惠公之子尾。以施父之字為氏。漢有施讎。唐有施士句。皆彪炳于載籍。宣城之族。不知分自何代。至元石硤山長璠。而始有聞。數傳至養默翁志和。生思默翁尹政。則先生之父。與其王父而為名人所誦說者也。先生諱宏猷。字允升。世家宣城之雙谿里。甫三載而母見背。七歲就鄉塾。穎慧異常。兒十四習制舉業。輒能見奇。至三十有七。列諸生。又十年。年四十六而卒于其里。先生生平留心理學。雖僂蹇不售。而終以理學顯名當代。自王文成公首揭致良知之旨。闡明絕學于千載下。其門人王龍谿從而張大之。一時學士大夫。厭支離崇易簡。交相切磋于風雨晦明之中。月有講。歲有會。往來無虛旬。至盱江羅近谿。先生汝芳。崛起江右。與文成後先輝映。所從遊較文成。駸駸欲過之。然以縉紳居高

而倡奔走海內英才。未為難也。先生熒熒布衣，獨能發揮盱江之傳，以提撕鼓舞於東南。初交洪元夫，而始有證人。既而北面盱江門人陳文臺履祥。日紬繹其微言緒論，湛深默識，操行飭修。被其風者，靡不感奮興起，擔簦躡屨，至傾江南十四郡人士。嗚呼！自有明二百餘年來，布衣中未之有也。當是時，海宇晏然，無事。君若相汲汲于巖穴遺賢，如恐不及。其以理學徵辟者，時則有若姑蘇王公敬臣、西蜀來公知德、黃梅瞿公九思、豫章章公清、建章鄧公元錫，或待詔翰林，或教授郡邑。雖弓旌未能如往代之盛，然業已被物色，邀蒲輪。先生獨抱遺經講論，卒未嘗沾一命之寄。御史楊公備兵，副使金公皆知之，而皆不果薦。先生亦竟夷然不屑也。庶幾哉！避世不見知而不悔矣。先生之學，以見性為宗，以善與人同為大。而要歸于躬行實踐，嘗得叔父所遺絕產，不下千金。悉推以置義田。建義塾，錙銖不以自私。性好施子，視人緩急，不啻切膚。往往廢著稱貸以相拯。李孝子實夫，困傭保中，力加獎掖，俾得儕于士類。未幾，李以友人寃死沁州獄，先生發憤，不遠數千里往直之。歲饑，道阻不得前，每語及輒泣下。師事文臺陳公，十有三載。左右服勞如一日。文臺沒京師，迎其柩歸葬雲山，建專祠祀之。其見于躬行實踐如此類者，未易以枚數也。先生沒已四十八年，其令孫少參閱章，持焦太史所作墓志銘屬宏緒為傳。嗚呼！理學廢于干戈，不絕如綫。

士大夫莫有過而問者。況布衣乎。如先生則雖特書屢書之可矣。先生有子二人。長曰登。贈刑部主事。次曰譽。以詩文名。贈刑部別有傳。生平所著書若干卷。藏于家。

明巡撫雲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公繼宗傳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縣人。性廉介剛鯁。少讀書。慨然慕包待制之風。登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時福建司淹繫數百人。尚書軒公輒命繼宗往鞫。不旬日。爰書畢具。曲直咸得其情。錦衣衛十戶李銘愛孽子。欲奪嫡子爵。誣嫡子不孝。繼宗鞫得實。釋嫡子。河間府獲盜。遣里甲張文郭禮械送。中途盜逸。于法解役縱盜者。罪同盜。文知郭禮有老母在。乃款獻慷慨謂禮曰。吾二人俱死無益。吾為盜。若為解役。庶可全若母子。禮泣而聽之。抵京。械張文詣刑部。繼宗察文言動。疑非盜。再鞫。悉其狀。大奇之。釋兩人。別遣役踪跡。盜卒獲之。于是繼宗聽斷之能。赫赫中外。適嘉興缺。知府王忠肅公翔以繼宗薦。乃命知嘉興。嘉興苦賦稅科徭煩重。且輪派叢弊。每夏稅視秋稅僅百一。里胥當盛夏追呼。小民往往廢耕種。至不堪暴斂。逃竄。繼宗立法。併于秋糧中徵之。歲計通郡丁田大數。應科徭役者幾何人。應輸金者幾何。酌其額。頒之。各邑田多力寡者。俾出銀定為柴薪。阜隸之類。田少力多者。俾出力。定為祇候弓兵之類。自是民無漏報。官無擅科。然繼宗尤以聽斷著稱。凡纖細曖昧。他人窮年不

能斯者。繼宗決于咄嗟之頃。尤執法不少假貸。性彊。邑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者。秀水周可立以負罪匿。繼宗嘗識其人。數歲後更名立復充它圖老人。以事謁繼宗。繼宗曰。爾非久竄之周可立乎。可立股栗服罪。郡土豪張某號張四凶。富盜肆惡。一郡患苦。家巨富。權要多為耳目。一日。叔桐鄉縣官絹。繼宗收捕置重典。當道力庇而欲脫之。以張無失主為辭。繼宗厲聲曰。朝廷是失主。又謂無原告。繼宗笑曰。知府是原告。當道語塞而止。某富民厭其壻貧。竄賄權官求准詞悔婚。繼宗以大義拒責。權官求益力。繼宗怒曰。如是。當令某輸二百金為罰。聽別擇壻。權官喜語富民。富民輸金如數。繼宗忽持金召貧壻曰。以此資汝婚。速擇期。富民愕欲置辨。繼宗曰。汝悔婚以壻貧。恐病汝女也。今得汝助。壻不貧矣。一郡大快之。時繼宗雖以執法故。見憾于諸權貴。顧自負其剛。鯁益甚。御史孔某按部至嘉興。氣鼓不可嚮適。某殺無辜甚眾。繼宗榜于衢曰。昔孔御史者赴府。孔大恨。更久駐不去。某殺人如故。繼宗忽具輿馬。戒軸轅呼夫役數十人。送孔御史。至御史堂呼曰。郡困德不足供大人脯資。餓牽大人行矣。御史愕且恨。然不得已。登輿。猝驅輿直入府私署。抵卧內搜索。僅獲敝衣一篋。圖書數卷。御史愕且恨且愧。遂去。中貴人以織造至。在他郡暴橫。要重賄。聞繼宗名。憚之。繼宗迓于境。中貴人問繼宗何嗜。迓者曰。嗜麪飲酒乎。曰。稍飲。乃設

麪具酒。候繼宗于舟。至則款飲。已出金爵行酒。繼宗手其爵笑曰。君用此朝廷用何物耶。吾百姓貧。不能支君僭侈之費。中貴人愕然失色。竟不敢留。然孔御史與諸權貴中貴人輩。益大恨繼宗。值繼宗入覲。不持一縷。亦不投一刺。諸權貴遂以韓參政某分守嘉湖。謀中傷繼宗。先是郡邑勸道。踵踵接。繼宗發倉粟賑之。全活數萬。韓以此罪繼宗。擅用倉粟。據几為牘。往案吏書牘。竟持展閱。忽狂風大作。揭牘至空中。旋繞飛揚。韓仰視間。方指呼羣吏。俄蒼鷹掠天而來。十鷹從之。如相嘯命。攫其牘。或爪或啄。轉紛紛如雨。紙韓怒曰。若固楊繼宗黨耶。吾將親往按。怒而登舟。甫登舟。羣鷹復至。若詬詈于舟之前後左右。俄而百。俄而不知其數。韓愈怒。呼兵勇羣獵之。弓者弩者。彈者石擊者。網者手益多。鷹益眾。韓猝無可奈何。忽一老鷹奉而下。擊韓。韓急以手蔽面。鷹又修攫其冠而去。至空中。眾鷹爭相爪啄。如其牘。然于其韓。乃駭異事。遂獲寢。在郡滿九載。考擢浙江按察使。浙素習繼宗之廉介。而餽貪酷吏。率望風解纜。鎮守諸貴及藩臬諸司。循往陋。取供億民間。繼宗至。悉革去。常積倉大使十餘員。以虧糧。見輟。鬻子女不能償。繼宗聞之。而莫喻其故。適倉官送月俸。溢于正數者四五斗。繼宗悟。因語僚屬曰。俸者民之脂膏也。食之而能盡職。尚有天殃。况敢食其羨。食其羨。是食倉官之子女也。僚屬咸惕然。願捐俸以釋大使罪。無何。丁母艱。歸。中

貴汪直往弔。繼宗哀經立墓次。直趨至墓。將其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繼宗曰。某貌固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心銜之。司禮張敏亦汪直黨。其弟慶鎮守浙江。憾繼宗倨。時以語中傷。上前賴上知其廉而免。敏與慶又皆心銜之。制終詔起石。命都御史巡撫順天。當成化間。皇親勳衛暨中貴多暴橫。其管莊家人。侵占官民田土。圍圃無算。繼宗至。訟訴旁午。悉奪而還之。會星變求言。繼宗抗疏。愿指內臣及文武大小臣貪殘狀。于是前後恨繼宗者。假疏濬河源事。誣陷甚力。中貴直與敏與慶復從中相助。遂左遷雲南副使。雲南洞獠猖獗。官軍數萬臨之。不能下。繼宗毅然請往。整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衆見驚相告。遂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某某再生日也。諸洞帖然信服。俄擢湖廣按察使。下車未視篆。命祇候。汲清水數百斛。洗刷樑棟門礎公座。與其堂下磚石曰。吾以潑貪污之氣。尋陞左僉都御史。巡撫雲南。繼宗去雲南未久。都布按諸司皆舊僚友。蒞任日。衆公禮參拜畢。忽降階再拜曰。明日幸相諒。諸司愕不解所云。明日。疏諸司中貪酷不職者八人。奏聞。悉落職為民。已。繼宗遂卒于雲南。時宏治元年十月也。計聞特遣有司致祭。繼宗在嘉興。僅攜一蒼頭及撫雲南亦僅蒼頭一人。隨嘗語人曰。自古名公鉅卿。何限。至海內童穉婦女。獨稱包待制。吾慕之。而未能企及也。然識者謂繼宗生平。實無愧于拯云。

贊曰。孔子稱未見剛者。吾于繼宗見之。繼宗德威感攝。賴以保全。尤衆當兵書項裏。殺官總憲。其塔千戶沈楨。怙勢為惡。繼宗每升堂。命白牌。令隸立府橋。曰。告沈楨者。入月餘。得狀百許。然亦未有重情。乃密緘狀于木匣。召楨父子。戒之。改過。及秩滿。持匣付架閣吏。曰。郡有大事。啟此。後項罷歸。東廠訪奏楨惡蹟。將加籍沒。吏持匣呈御史某。御史據實擬楨近戍。已而嘉興人欲為繼宗立廟。楨子翰首輸金。曰。吾家得免籍沒者。公之賜也。然則繼宗豈徒以搏擊見能者哉。繼宗所至著聲。而功名尤甚于為郡。故余錄嘉興之事。獨詳焉。

續書日記

余以壬戌作酉陽山房藏書記。今遂十五載矣。壬戌以前。閒從家大人于齊。于閩。于淮。濟。然皆閒置署中。無絲縱觀都市。丁卯。應試南畿。已還北涉汶泗。抵長安。泛于金焦。東過錢塘。已又浮彭蠡。旋食海陽者二旬。乙亥之歲。之木川。之臨汝。舟楫輿馬。殆無虛歲勞矣。然所至輒汲汲以訪求典籍為首務。在長安。四閱月。時閣部院寺暨諸司新志告成。余念寶錄之所未及。會典之所未詳者。畢載此書。一代之制度條教。備焉。屬友人遍覓之。僅得吏部太常二志。其後四載。舍弟士言官太僕。乃得太僕志。又歐邏巴國利瑪竇龐迪我輩。挾其徒傳西洋曆法于中土。徐元扈相國參驗而考定。

之著崇禎曆書識者歎其奇博。余亦求之未得。雲間姜神超入都門。余往晤之。就神超索所抄文淵閣書目。神超許以見。未數日。而余已策蹇匆匆出春明矣。卒未見文淵閣書目為幾卷。幾冊也。居南畿最久。盟友王唯士。焦弱侯先生之壻也。屬其假先生藏書數種。唯士曰。焦氏書誓不以假人。言之無益。忽一日過廊下。見有宋江鈔文海計一百冊。書法工好。裝潢精潔。書費向余索十金。傾囊僅得三金。客邸無可質貸。翻閱竟日。低徊不舍。已恐書費見厭。坐所識他貴肆中。託其持至。更翻數過。乃去。中間頗得唐宋集十數種。則皆海陽錢塘之所購也。因憶余里居時二十餘年。收藏典籍。大半得于王趙二書賈之手。二書賈遇坊間新帙。過而不問。惟從故家巨室。索所藏簡冊鬻之。故書多秘本。而二書賈游名人文士之門。殆徧且久。于諸書某難購。某易得。有儒生學士。或不能悉者。而二書賈言之。歷歷。今王賈老矣。以鬻書家頗饒。王本安義人。遂不復數至會城。至亦不復以鬻書為事。趙故世家子。貧窶寄食。數載以來。嗜書者落落。趙生計益困。秘本日益以稀。每過其肆。敗索塵漫而已。乃知奇文異錄。非但安坐而讀之為難。即其幸而致之于几案。筍篋亦大非易事。因取壬戌以後所得者。彙為目錄二卷。以續前目四卷之後。庶幾海宇安恬。烽火漸熄。國無枹鼓之驚。身無病魔之苦。幅巾緼袍。消磨歲月于此中。則余生平志願畢矣。或不幸而事

勢不能如意。則能得此書之人。即此書之遭逢。千百世之精神。其顯晦升沈。莫不有數存焉。余又何必過為之慮。因記之以貽來者。

韓偓論

嘗讀史至光化天復之際。愀然興舉。國無人之歎。其超然遠引。不降不辱者。獨一司空圖。莫不可及。其次莫如翰林學士韓偓。當蘇檢為偓。偓營入相。岐王李茂貞既已許之矣。中尉樞密輩又皆許之。檢乃遣親信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佐天子有所為。乃欲以此相汗耶。未幾遂敗。濮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遷故官。卒。挈其族逃之閩南。迹其出處。縱未若司空之超然。亦可謂進禮退義者矣。夫古之人。其處危亂也。或知其不可而為之。或知其不可而不為。知己之不可而愈不為。知不可而為之。非孔孟莫與。其後僅得一諸葛武侯。然隆中數語。武侯內度之身。外度之國家。自有其所謂可。故卒能成鼎足之功。若夫治則進。亂則退。古之賢者。律度莫不同然。雖以天民之才之學之望。尤必審其達可行而後行。有其可行而後行。必有其不可行而即止。是故此兩端之人。皆足以處危亂。而不至有自失之嫌。其所謂不可者。類在時勢。而不在于己。苟其不可在于己。則雖值時勢之可。不以易吾不可。而况兩不可之合併而合乘。而又豈煩于再決哉。吁。偓之時。崔允。朱朴。裴樞。鄭榮之徒。其所謂不可。

不僅在時勢也。而時勢又復如是。賢實然取人國以嘗試之。吾見其殆焉而巴允也。朴也樞也。不自知不可。祭也。自知不可。而亦賢實嘗試。吾見其獲免于殆者。幸焉而已。偃之告昭宗者曰。帝王之適當以重厚鎮之。公正御之。至于璉細機巧。此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亂絲而棼之也。吾以其言觀之。偃殆優于為天下者。然則偃之不可。非其己之有罪明矣。夫富貴之昏智也。莫如亂世為甚。何者。強弱大小之相形逾急。而歲月日時之感易生。則君子之在下僚者。又不免歎者。嗟卑之意。偃何遂獨遠于人情。而勃然一怒。非其審時度勢之精且密。其孰能之。吾以為偃之怒。庶幾乎尹之驚。驚也。隋大理卿梁毗為安甯刺史。凡蠻長以金多者為豪俠。遞相巧奪。無何。酋長率以金來遺毗。毗投金座側。慟哭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既以此相滅。今又持此殺我耶。吁。相而怒。金而哭。吾僅于此兩人見之。毗亦亂世之賢者哉。

理財

易學實

宋臣蘇轍曰。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夫植苗欲其碩也。害苗者不時而去之。苗不可得而碩矣。牧畜欲其蕃也。害畜者不時而去之。畜不可得而蕃矣。天下之財。非盡不足。百姓非盡不赴公家之意。縉紳矜士。懼峻法以懲之。非盡甘如昔者。抗顏以蹈不測。良以害財者日多。而日工。故生財者日勞。而日拙。以生財者日勞。而日拙。當此害財者日多。而日工。吾恐雖欲生之。而生之不暇矣。亦將欲取之。而取之不給矣。民生安得不促。國用安得不匱哉。然則為今日害財之事者。果何在耶。一在徵斂之不時也。一在奸胥之中飽也。一在雜派之橫流也。一在功令之繁瑣也。一在貪吏之酷烈也。一在本源之不清也。何謂徵斂之不時也。夫天之生財有時。人之逆力有候。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乃土膏未釋。追呼在門。前代之法。夏稅必於八月。秋糧必於十二月。茲顧新糞未吐。新畬未播之時。催科何太急。刻限何太促。而剝補何所措耶。何以謂奸胥之中飽也。有一圖必有一圖之簿。承有一戶必有一戶之勾管。公賦未入。私覲先之。正供未半。旁費過之。問何以逋者。終逋抵欺有人也。問何以逋者。非逋。推移有術也。甚則放赦。雖出於朝廷。恩膏盡肥其私囊。官如虎而吏如鬼。虎可搏而鬼之魍魎可影測耳。何以謂雜派之橫流也。夫京運存留。

條鞭具在。增之不得。損之不得。然無如軍興旁午。使客往來。陸需夫役。水索舳艫。雖餽糧芻秣。動曰開銷。而不知朝廷雖銷算。郡縣仍派於民間。至若供帳廚傳。與凡衙前官物之類。又其科派之小者也。是朝廷雖曰禁私派。而私派已公行矣。大吏雖曰禁雜科。而雜科且益甚矣。輅車入境。襁旒在郊。官吏笑而一路哭。三空四盡之時。其何以堪此乎。何以謂功令之繁瑣也。夫保甲者。古今之良法。奈何保甲之令一行。鄉亭之悉索盡矣。以興水利為愛民。而薄尉之糶壑。即在陂塘。以散官鹽為普利。而戶口之苦海深於齷政。故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多一令不如省一事。小民乃得享治生之暇日也。由是而貪酷之吏。在所宜懲。蓋近日認貪為幹濟。執酷為風采。人人自毒。在在成風。是以奸胥之中。飽貪酷之分甘也。雜派之橫流。貪酷之漁獵也。功令之繁瑣。貪酷之奇貨也。且小臣以繭絲之能否為殿最。大臣又以包苴之厚薄為幽明。黜陟無憑。賞罰不當。本源之地。僭差若是。又安望守令之能休息元元。樂田里而勤樹畜。以成國家之大儲哉。嗚呼。六害不除。而豐財是亟。雖有善者。如之何哉。

蔡伯子歷游雜詠序

甲辰初秋。晤蔡閣伯於虔城。是冬。閣伯游長汀。今年春二月。從汀州再過雩水。出其歷游雜詠。使予序之。嗟夫。閣伯為吾師雲怡先生伯子。先生歷官中外三十年。所至

倡明理學。以清節貽後人。至其身殉太原。忠烈照耀。閻伯嘗以恩蔭金吾。棄而隱去。陽山太湖之間。不出土室廿年。一旦念其先人。勲名教鐸。著在先朝。門生故吏。幾徧天下。遂攜兩僕入金陵。上蕪陰。躡天都。新安。出安仁。乘舟彭蠡。上南昌。湖十八灘。極閩汀。道三千里之遠。所過名山大川。通都勝地。舟車跋涉。寒暑晴陰。交遊酬酢。無不見之於詩。此何異延陵公子。歷聘上國。歌風詠雅。品題不爽。閻伯顧吳人。數千年後。猶有遺風耶。然閻伯非荒於游者也。大江之西。私先生微言奧義。以自淑者不少。閻伯顧欲以家學相證。乃或者視閻伯為叔教之子。豈知閻伯者哉。閻伯向子言。行將西望太行。長歌痛哭於晉陽熱血之地。予告閻伯曰。吾師之氣。蓋已結為日星河。嶽風靈激。號江海怒濤。何在不可見。閻伯歸予。歷游諸編。其即楚招之章也。

雲都縣志後序

以天下視一邑。則一邑小也。合天下之邑。而後能大天下。則一邑大也。邑有山川人物風俗。好尚制度。文章之類。常與天下相為盛衰。則大天下。尤不得不大一邑也。昔之人。常取山川之清淑者志之矣。常取人物之出類者志之矣。常取風俗之異尚者志之矣。常取制度文章之繁重者志之矣。然賢否善惡。紛列蔡陳。未嘗不寓是非褒刺於其中。其所以彰往。昔勸將來者。略效史家編年列傳八書十志之意。兼總成文。

可使言之無罪。聞之足戒。抑又安可大天下而小一邑哉。嗚呼。此盛世之事也。予嘗考於書。當有明三百年休隆之時。成是書也。僅三見焉。一成於孝宗宏治之甲子。一成於世宗嘉靖之丙寅。一成於神廟萬曆之甲午。當是時。海內文明。邑有賢士大夫。主持於上。而鄉之執簡者。則有主政袁公端。御史袁公澗。中丞李公澂。先後修葺。是以名實簡核。久而可傳。其後當神廟之末。又嘗親見先君子。同邑先輩文學。重加增訂。開局公堂。筆札供膳之具。左右承事之役。不減大官之奉。而諸先輩晨入暮散。兢兢以是非之衡自任。一時故家舊裔。奔走瞻望。冀為厥先祖。父獲一筆。以為榮。此豈非上下同風。重禮義而敦名行之盛哉。今國家定鼎十九年。長山李侯來令吾雩。咨於廣文臨川萬興安南昌楊子齡二先生。以總修志事。學實乃得與聞於几席之側。深有感於賢大夫師儒主持在上。而自愧不能如袁李三鉅公。大文彪炳。照耀來茲。次亦不能如先君子與諸先輩之相與有成。以尊莽儒生。力持是非之定衡。是以臨文增懼。不敢自任。故凡纂葺刪補。攷核謹嚴。虛公廣集。則謝君天詔梅君貴英實有專勞。而黃君宜發邱君昇允博議酌裁。以襄厥成者也。書成就正於萬楊二先生。以上於李侯。遂付梓人。學實不敏。躬逢其際。僭為一言。以紀其事。且以自明固陋。而幸附於諸君子之後。

終

國朝文匯甲前集目錄

卷八

萬應隆

字道吉安徽涇縣人前明崇禎己卯舉人入本朝不仕有三峯文集

君子以容民畜衆論

封建郡縣總論

安劉必勃論

李勝族曹爽論

季漢論上

季漢論下

魯仲連論

田橫論

選兵策

獨斷

兼聽

端教上

一
二
三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八
九

端教下

十

用舍上

十一

用舍下

十二

予奪

十三

財富上

十三

財富下

十四

田息上

十五

田息下

十六

減賦

十七

加賦

十八

荒政

十九

秋糧

十九

屯政

二十

明刑

二十一

警恥辨

二十二

劍說

二十三

文說

二十四

與姚若侯總憲論廉頑書

二十五

戴

笠

字松野吳江人明諸生著有流寇志殉國粟編骨香集者孫集發潛踪聖安書法文思紀略魯春秋行在陽秋永陵傳信錄

潘力田傳

二十六

高蹈先生傳

二十七

顧

偉

字英白同里鎮人著有格軒遺書四十五種

唐詩彙選序

二十八

國朝文匯甲前集卷八

君子以容民畜衆論

萬應隆

天下非無兵之患無民之患也兵不足可召募以充勾釁以充兵不飽可加派以養橫征以養然亡何民十二化為兵十五化為賊矣天下治民輕兵天下亂兵虐民此長征之制率為後世禍也孔子象易師卦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朱晦庵解之曰水不外於地兵不外於民愚未暇深譚易也請以兵制之利害明之自元象著旄頭之星義易垂弧矢之義古之聖人殺人亦有道則以亂止亂之權也故師者衣裳乾坤經綸屯險擊蒙之事飲食之輔聽訟之大端也黃帝遠矣周公作周禮宗伯治軍禮司徒治軍政兵其始詳於周乎以井田推之三代蓋同一制也嘗讀周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然則戍兵由春歷冬周之未衰已有之矣漢之高祖初因戍卒舉義故承秦滅井田之後遂不能復古兵制於是以南北分軍南軍環衛王宮北軍巡綽京城有騎士有材官與夫西北之車騎東南之樓船臨淄之弩手荆楚之劍客皆仰給於縣官而不編於齊民雖其君英將勇用之而足以強然食馬民間至於欲斬縣令亦足明變古賦乘之流弊矣唐初府兵之立論者謂其有四善焉兵散於府將歸於朝而國弭禍亂之原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而民無久

役之勞。三時耕稼。一時講武。而兵無常聚之患。器甲出於民。衣糧出於民。而上無養兵之費。自張說變為獷騎。於是更番迭上之兵。一易為長征。而藩地漸強。王室漸弱矣。宋之制有三衙四廂諸司。總管鈐轄諸將。當時名臣蓋嘗有慮焉。聚天下不義之夫數十萬。使盡荒其故業。而又假之以不仁之器。事平。一旦欲盡散之。必不能安。由是觀之。宋甚苦召募長征也。且國家不能一日而晏然也。苟上帝顯相。內外無警。斯亦足國惠民之日矣。然戍邊之兵不可撤。額設之兵不敢廢。是千里之國。當有百里之擾。三年之內。率當一年之飢也。故天下之財。未嘗相載而之域外也。蓋坐困於卧戈之士矣。且其人又非能投石超距洞七札舉一矢也。事起則百金募壯士矣。又招降盜賊借兵鄰國矣。此平日農勞而兵逸。農貧而兵不得富之明弊也。故人主欲靖國家。莫社稷莫若強兵。莫若裕民。周之時。衛以元侯之國。又得邠鄘之民。而兼之矣。宜天下莫強焉。乃一舉則狄戕之。至式微渡河之後。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豈非徒衆之未足恃。而生聚教養為足兵之要道乎。魯宣公履敵而稅其法密矣。然財計益貧。公室益弱。蓋稅法既變。必兵制亦亂。古之稱治國者。兵賦一事所從來矣。是故西北之勁騎。東南之步卒。江淮之水師。非有勇怯巧拙之殊。能用其人。守其土。衛其室。家墳墓。苟秋冬訓練之無失。慮無不一。而當百者。易置其水土。

之宜離棄其父母之鄉則枝違情渙百而不當一矣此非用之違其方抑制之養之失其道也夫後世而欲復府兵之制寓井田之意使兵農不相病而天下長治其惟屯田乎置百萬之師於郡邑之中散百萬之賊使安帖無警非田皆無以矣且民無養兵之費而國加賦稅之民是率千里之國而坐益地百里總三年之計可免一年之飢也古之人行之國中未已也行之邊地猶未已也班仲升控服西域斷臂匈奴亦用屯士之力然則雖夷狄戍土可不費中國斗粟而食之矣故治天下者用天下之民使民自以為身役則其事理苟使一民而見為天子役之則不理是以三時農一時兵而反強終身操戈什伍相習而反弱牧守治之百里一官而反戢將帥統之什人一長而反驕論戶出兵遂作不止而反公金錢顧募穉子奉之而反私此聖人之制所以為後世法善讀屯者不必封建而以久任守令為近於封建善讀師者不必井田而以屯田寓兵為近於井田苟治國家者而不明於大易之旨雖太宗反覆於韜鈴孟德殷勤於新略廟祀太公配吳起等為十哲亦何益於武事况本計哉

封建郡縣總論

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予曰改封建為郡縣亦勢也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何也當戰國之時大兼小強食弱百姓圯宗滅姓骸山血川皆為諸侯耳既無可

以復建之理。而秦之功臣若再驚起翦之流多殺人者為首庸。天亦不宥復建之矣。其賢人又經焚坑之餘。縱有遺佚在野。秦抑何從而物色之。故其流官守令之制。至今勢不得改。大勢所在。人爭樂趨者。即人心之公。天道之自然。故聖人不之易也。民間興起為善。既無世類可拘。則富貴爵祿。自宜迭受。天寵未必喬。木多陰而新田無芑也。是故郡邑之後。必不可復為封建。猶私田之後。必不可復議井田。聖人因時行制。然上有道則法皆治。上無道則法皆敝。不獨秦更制之後。即三代之時。莫不皆然。以功臣為可恃乎。韓彭何以不終。以同姓為足倚乎。七國何以驟亂。以多予之事。權為有益乎。唐之藩鎮。何以反攻其上。以徙寄之祿。號為易安乎。閹宦輕得志於諸藩。天潢之子孫何辜。以保舉為得賢乎。三國之季。士各死其私。愆於漢室。何存以制科為獵秀乎。不獨詩賦見恥於壯夫。即明經亦反驅為學究。凡皆賢士進身之路。未必定福國利民之全算也。然則王者欲久安長治。操何術乎。封建與郡縣並舉。而郡縣優同姓。與異姓並樹。廣樹同姓為優。制科與保舉同登。保舉之中。孝弟力田為優。制科之中。經義富策為優。諸善政之中。簡賦役以養。興學校以教。為優。而王執有矩。則諸侯繩守令尺。柳子梓人之傳。所為又有作也。後世以秦為無道。故多疵其政。然守宰可攝天下。而易一其統馭。非秦失也。

安劉必勃論

天授創業之君。曉於天道。審於人心。察於世變。明於知人。任使。故能揆將來之亂。若指諸掌。而措之磐石之安。唯用一二人。行一二政。而天下晏如矣。劉高祖誅秦滅項。不勞而成大業。所心折而深忌之者。齊王信也。前不得已。以詐王之。後不得已。以詐侯之。欲誅之。則顧其功高。恐無以服天下之心。然意未能釋。然忘也。而呂后能指顧而誅之。蓋閭閻之中。遂隱若一敵國矣。方其入關。破秦婦女。一無所幸。此豈眈一戚姬。遂欲亂嫡庶之防者。蓋以太子仁弱。恐權竄於外家。深慮在呂氏也。反復無已。倚太子於四皓。託庶子於周昌。非真以為必可恃也。所恃在宗室之樹矣。當時封國太侈。委政太重。外勢太盛。帝非不知慮也。以為不如是。無以制呂氏。而抑諸呂之權勢。有所偏重者。適事之宜也。外挾強諸侯。內挾骨鯁之臣。產祿庸才。決其無能為矣。樊噲健將也。鴻門之謝。氣奪強羽。出死力以衛帝。功亦多矣。一朝赫怒。命陳平即軍中戮之。忌其為呂氏親黨耳。然噲不死於平。而死於疾。此天命也。后蓋已心創之矣。后一失行。殘忍之老婦人耳。肆意於嗣子。棄毒於戚姬。趙王帝亦知其必發。故於戚氏愴然涕下。然遂慮其如唐之武嬰。改唐為周。篡奪社稷。則知其必不能者。外有強諸侯。內有大臣制之也。方是時。劉氏已安矣。而帝病語后曰。平雖智。然難獨任。周勃厚。

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此一語已褫呂氏之膽矣然則后何不違勃不用而別樹其私人后亦憚外諸侯之強非諸呂所能敵且恐陳平食其輩輕折而從諸侯則甚非呂氏之福故不為也然則帝何不以處呂氏乎太子仁弱國勢危貳儻老主母之智足以彈壓是昔人已密窺之矣故帝亦不為也七國之禍折於亞夫淮南之謀寢於汲黯皆持重骨鯁之臣耳鯁臣固有益於人國哉吾於周勃乎益信誼之哭錯之憂偃之謀以俟後人可也

李勝族曹爽論

厄則厄矣而血氣治此診而知之者也哭將死者懼既死者憂夫既死而有懼聲以察其奸此聞而知之者也望其色察其侍御疾之誠偽睹微者皆見之李勝不知司馬懿之詐是不智也知而不以告是不誠也致曹爽於族誅是不仁也釀成司馬之篡是當逆也司馬氏父子之心路人所知也假令實病且廢凡仕於魏氏者宜朝夕以幸其死何有流涕哀之使爽兄弟輕信以出遊懼此大酷也哉曹子丹佳士坐此狃積固天所以報曹逆而奪之魄然非李勝所得議也故爽之族非懿族之亦非何晏諸人共族之蓋勝獨族之也夫權勢所集唯仁者能運之智者能操之詐者能勒而奪之逆操所以得手制羣雄以天子在許也袁紹不能移天子自近故雖地廣兵

衆而受制於操桓範謂爽曰盜賊劫質家人子尚望求生今與天子同行肯受制於人耶方範之得出懿曰智囊往矣策之曰老馬戀棧豆不能用也爽果不用範謀樂釋太阿舉刃與柄奉諸舅人之握且惟恐其受之不速持之不固也而規為富家翁以待時移此亦董卓郿臨之志也然後範乃愀然歎曰今日坐卿族滅矣故範之族亦非懿族之蓋爽族之勝族之也聖之有濟爽之有勝皆天也然曹氏有一桓範而不能用其不免亦宜矣噫又何莫非天逼範使莫用且罹凶耶

季漢論上

呂氏言周之失策未有如東遷之甚蘇氏言昭烈之敗在棄荊州而入巴蜀為入而不易出之地夫荊州之不宜棄信矣謂遷者則不復振巴蜀必不可有為晉竊以為不熱周之後遷而後躡其初也屢遷而成王業遷何罪哉存乎有為而已矣故宋南渡而不復殷數遷而無替此其效之章灼者也西漢始於漢中鼎業以建季漢專巴蜀而固之社稷隨傾故必有越隴輕關凌江狹漢過河窺海之志然後蜀可入亦可出不擇地而爭雄可皆有為於天下也觀襄瓊度險水陸兼進鍾鄧糜傅之功明修暗度發卒濟糧蕭何韓信之所規而後知艱入難出蘇氏蓋以蜀人論蜀事而未策於古今之全勢也方漢之委荊州於一將然不料其不能守也蓋羽自負其絕倫超

羣視權操若無物故忌避藐蒙信詐忘奸失之以傲而漢之君臣亦漢然若不相關何信羽之過而棄羽之篤也昭烈與羽君臣義篤其獨守荊州陵鏢中原始宜擇一將與之同謀翼勢後宜急命數萬之師相尾繼發漢之諸將惟趙雲志大勇決達於事機雲可任也然漢亦知羽簡忽護前必不肯與雲協心共濟又嘗與吳合力拒操吳決不肯敗盟棄好北嚮而與操以使即不能得志於中原然羽必可全荊州必可固則亦疏於計矣漢之君相皆以初入蜀中內治未備狃於鼎足之算規撫已定欲且因險以為疆畫地而守之然後俟有餘力則開關而謀所嚮遠交近攻得寸得尺歲闢國百里亦足以雄然不知漢欲驟進力攻與秦勢不相同秦屢世富強精銳難銷又六國心志不一故秦得從容暇使擇肉而食漢一日懈則終身挫一步卻則矢亡鹿逸不足以復得志於天下矣胡不取周之所以弱公孫述尉佗之所以亡與高祖之急越漢中屢戰屢劬而志不衰者一發憤而縱觀之也

季漢論下

老泉氏稱孔明治國之本至於軍旅之事或非所優是顧軍旅於孫吳也而後之讀出師兩書者又以為與伊訓說命相表裏古者王師帝佐莫或過之吾謂此兩論者皆有之蓋孔明從容謹慎開誠布公以王道治其國欲內治純固後議其外然或失

之過緩也。方其借資同姓，假地東吳，立國已有其基，謂宜薦賢輔益，身協羽以制荆州，開屯練卒，義聲先路，北嚮而責漢鼎，於時將有趙雲。吳有魯肅，漢有隱忠，鯁義者皆未嘗一日而忘漢賊之分也。明大義以曉天下，奪奸操挾主之名，以褫其魄，跨益履荆，問南陽，規關隴，襟江帶河，以飲其馬，汴洛之間，未必遂無事也。而中原已在其度中矣。馘操丕，臣東吳，然後王業始可以息肩，即欲先南征而後北伐，渡濫禽孟，豈無可任之人，何必需之最久。身在行間，始獲濟哉。庶去統亡，固堪竝悼，而內沮。然水聚濕，火致燥，賢者必有其輔。奚至小大之務，必躬親之，至以食少事煩為敵人所算，不唯日力不給，而心思亦有所不暇周矣。隆中抱膝而吟，自比管樂，夫一桓公之身，前任管仲而霸，議者謂為鮑叔之功。後任豎刁而亂，則管子不能薦賢去佞之過也。先後主雖兩世，若一齊桓，先任孔明而玉蓋司馬徽之力歟。後任黃皓而亡，事尤與齊相類。後之人豈無遺恨哉。當出師之際，尚有琬禕允之可任，未可謂先帝之朝無可薦而屬也。協和固吳，宜以身任，而失之疏，重師輕發，不能力爭，徒致歎於孝直若在，必能禁東行，即行亦不至於敗。豈臣主魚水之歡，反不若孝直哉。或謂孔明以正道事主，君臣之間，魚相忘於江湖，孝直術禁勢格，多方以濟，緯蕭獮祭，然後魚可制也。予獨怪乎先帝之明，不能舍子立孫，臨終顧命，而謂嗣子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

自取之。諸葛君豈自取之人哉。輔嗣子是也。拜表出師。失之太遲。荆益初定。臣主道合。不以此時及鋒而用。待良將已亡。銳兵耗折。然後圖之。難為力矣。公亦自謂即不動師。王業亦亡。坐而殞亡。毋甯北伐。又謂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則不如兼行。魏延之策。奇正並施。或者幸有獲也。王者之師。必出萬全。而將軍已落營中矣。萬全安在哉。然使任魏而敗。後之人又未必徒咎魏也。吾猶以孔明為正當。是時司馬懿固勸敵也。然則北討宜於何時發。人臣去君側之惡。義不延踵。當不待荆益之定也。必不得已。俟國力之完。其改用伐吳之師乎。至於荊州者。劉表之荊州也。表之同姓。理宜有之。况破操獲地。昭烈君臣親在行間。豈得無尺寸土相藉。天下者。漢之天下也。漢氏子孫。理宜制之。顧言借言還。又言割半。是教孫升木矣。吳史稱陸伯言意思深長。願闕漢以便操。其意安在。吾併表而出之。以告後之昧於大義者。

魯仲連論

魯仲連射書聊城。解紛之豪士耳。然不肯帝秦。至欲蹈東海死之。則凜凜綱常孤竹。二墨之伯仲也。方新垣衍肆為邪說。欲媚秦以自重。使非仲連折之。其主不敢不俛首而聽。方是時。何無垣衍哉。六國皆折以從矣。秦改周自立。且晚事耳。然則天下共主。得以一日安其位。延其祚者。蓋一士之力也。豈特周之文武賴之。且自三皇五帝。

以來。一日無暴諸侯肆然而篡天子之位。則一日天地冠履上下清甯之恒體尚未
墜也。方秦之強而恣其無道也。號令行於六國。故張儀至楚而楚不敢誅其欺。索太
子丹於燕而燕不敢愛其嗣。且烏頭空白馬角徒生。荆軻易水之精誠。得以上徹於
虹日。而天地鬼神不克自必其徵信。以保其佑命。則秦之威亦殫矣。况橫暴之世。刺
客林立於天下。曲者鉤衝。直者利刃。言脫於口。則鋒集其體矣。匹夫之身。何所恃以
無恐。故士患不能置生死於度表耳。誠能必行其志。誓以一身易泰山之重。將險犯
之。而未必死。若良之狙擊於沙中是也。氣凌之而未必死。若相如之完趙璧於秦廷
是也。黃石暗贈圮橋之書。鎬池君明唱祖龍之死神。何必無公憤。天何必無曲眷哉。
苟其怵於心。憊於慮。將重垣石室。塞人何嘗率長生。刺舌緘金。嗜者何能終無恙耶。
故七國之天下。非秦之堅甲利兵。能亂之。能挽之。乃七國縱橫之士。交亂之挽之。而
交亡之也。天下之勢。強國代有。乘時自利之臣。不乏反側無信者。乘主志之不堅。而
顛倒搖惑之。不懼不回。卓乎以三綱為己任之士。未時生也。若仲連者。豈不誠偉矣。
哉。汲黯在朝。邪國折計。固矣。孔融議論漸廣。正立有鋒。而篡臣必置之死。然操終身
不敢為逆論者。亦多歸功焉。然則烈士匡時扶教之力。又在貴賤生死之外也。否則
孔氏春秋亦匹夫一時之書耳。何必告備於天。自鄭重之如此其謹乎。

田橫論

武王同心之士三千人，誠紂與周，踐以君子一軍，沼吳霸越，得士之效，蓋如此。然田橫以恥見，漢王自剄死，二客從之，皆自剄，海上之客五百人，聞之皆死，無一生者。古稱得一士而可興，五百人所表見，何其狹也。或謂橫輕來，輕死，行同兒戲，與田榮之初，輕撤國備，又輕烹鄒生，皆躁動無謀，不足輔也。又或謂自古無以客成者，客則束縛不可行，徒義相霸耳。故四公子之徒，不能輔其國以強，而予謂客之為稱，猶之稱鄰稱友，此美其臣與士之辭，未可以損其實也。漢之季也，得士之死力者，有三公焉。臧洪怨主人袁紹不救其舊君，而閉城以自見，其心紹不能赦之，以勸義，願讐敵攻之。至城破之日，城中七百餘人，無復存者。故當時之士，願與洪同日死，不願與紹同日生。蓋大義所激，其介介如此。杜襲為西鄂長，荊州出步騎萬人攻之，襲率吏民五十餘人相拒守，死者三十餘矣，仍十八人皆被創，無反叛者。諸葛誕之敗，士被獲者皆拱手成列以待戮，人人不降，以至於盡。皆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其烈如此。雖曰極亂之世，人肯輕生，抑義訓分明，加以拊循之恩，淪入心髓，故不可復奪也。唐之亂，則張許二公之守睢陽，至婦女皆為之死亡，何救。至亡何賊斃，然勢窮不能待。誠天以完節付一城之人哉。善乎巡之言曰：身死節完之日，即功成業立之秋也。敗亡願

何害亡而後知存。敗而後知成耳。吾得而暢論之。人之有心。此物之性。天之命也。得其心斯所以盡人物之性。立天地之命。根本之所繫也。使九州之大。千歲之久。唯飽煖安逸。萬物從同。皆充然適融融然樂。無有厄窮固結之處。漸之則陽散陰消。覆載不相屬。日月失紐。川竭嶽流。造化或幾乎息矣。故孔子與子貢論政。權宜之盡。立經常之論。至於去兵去食而留信。以死此謂受事之初。方欲有為之始。而民窮財殫。伍虛地廢。或天災總至。敵寇迫切。七年之病已。三年之艾無暇求也。雖湯武更生。不可復行其政。故發此本論。為萬世立人極。今論者謂兵食既足之後。始可以議去。然既已足矣。復何為而去之。且聖賢既措手於其間。則七日可効。眷月望成矣。何有必不得已。又必不得已哉。咎矣咎矣。此猶言田橫之客。可不必死。皆過論也。

選兵策

國家能棄虛文。崇實效。行督責。以任天下士。即不必急言度外之人。夫已可以論將矣。天下有事。正勇者奮袂。智士創功之日。顧一効不售者。以為兵無足用。故也。夫計餉則苦兵多。圖賊即苦兵少。然賊不可圖。歟。兵必議增。歟。古之談兵者。以為能殺兵之半。然後可以勝敵。今不能殺一兵矣。我不能殺一兵。而敵能殺之。故兵畏敵而不畏將也。能殺之。然後能用之。能措置之。然後能殺之。則盈縮操於將矣。明初神謀偉

略設錦衣等十二衛建五府留守等四十八衛於留都外設都指揮使司列於直省總計留都兵籍無慮十二萬推之天下無慮百餘萬而邊兵不與焉後又益以民壯殺手之屬為郡邑之兵大都又無慮百萬此皆平時百姓賣兒貼婦所養之無用之日者將貪其一日倉猝之衛耳及一旦有急而有百餘萬名籍之中卒不得其一士之用如是計不得不率百姓之財以募新兵而養客兵而民益困矣又不得不率百姓之戶口以勾僉丁壯而僱募武勇而民又重困矣今之衛兵即古府兵之制而管子所謂內政寄軍者也至於所募之兵則張說殲騎之遺而昔人所謂僱役之義類也夫募兵烏合之衆其不能殺賊宜矣邊兵能殺賊而不欲者以衛兵之怯故也若衛兵亦能殺賊則邊兵貪利奮功人思殺賊自効矣故今日為滅賊之計莫若使邊兵勦殺之士募衛兵堵截之踞險以待選銳以衝毋使賊常逸而我常勞賊常為主而我常為客渠魁既殲脅從自散所謂攻其要領而使之情見勢露即百萬之賊可計日而盡也至於禁旅則萬毋遣中官貴勢最足撓人成算而禁旅之囂驕也賊至則先走賊去則奪人之功以墮戰志自昔而談之且使四方輕朝廷矣及賊之平即返鐵騎於邊關歸土募於民籍而一專其訓練於各指揮使及郡縣之所統使之武事修屯政舉以寬民力而壯國威盜賊竊發即督其人撲滅之力復寓兵於農之制

又選練畿卒。崇居重馭。輕之略。卽九邊鐵騎。虎睡不發一矢。而外敵屏跡。不敢動矣。今遽令於衛兵曰。不能殺賊。不得為兵。彼且曰。上急我。則我為賊耳。事平徐。今曰。不能屯田。不可得食。必趨隴畝。恐後矣。然後又徐出。令曰。射不及格。藝不及衆。不得授田。必日事訓齊。恐後矣。或曰。聚天下驕悍之士。使一旦而盡出於耕。人情之輕亂也。得毋有把鋤太息。登隴上而發雄思者乎。曰。前此未嘗屯田。督士也。賊自西來。罷民響應。今不算利害之大端。而憂意外之變。此守令有司責也。豈可以挽國是乎。邱丈莊曰。得一良令。如得勝兵三千。得一良守。如勝兵三萬。得一良監司。如勝兵三十萬。然則得良樞臣。如勝兵三百萬。一良宰相。卽三千萬也。故用人理財練兵選將。皆末道也。而用人猶庶幾近於本矣。

獨斷

琴瑟專一。誰能聽之。然五音備陳。而鐘鼓之時音。不可忒也。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然五味兼能。而五穀之正味。不可亂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言專也。三人損一。不其二乎。二則耦矣。大都耦國亂政之階也。上一人緝熙於羣言之中。參伍錯綜。以定國是。非師心而獨處之也。蓋必有折衷之言焉。既有獨契之言。卽為同心之士。以一哉之王心。聽於不二心之碩畫。則人主克協于一矣。雖億萬心猶

一心雖億萬人猶一人也。帝臣師王臣友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蓋言友也。故易又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金之堅也可以斷之，斷可識矣。若羣言淆雜而擇之不精考之不詳，慮之不決，守之不靜，如治亂絲操刀不割，即一人之心且往且來，日懂懂矣。何斷之有？故人主之自稱也曰孤，曰寡，雖為求助，臣民尊而自謙之語，抑明不黨不比，能用人而不用於人，有首出庶物之旨焉。左右皆曰可用，可舍可殺，咸聽之。諸大夫皆曰可用，可舍可殺，咸聽之，則已慮之於獨揆之於道矣。及其合於衆心，愜於輿論，然後以慎察之，以斷從之，敢於生人，敢於殺人，雖其親昵誰敢撓之？天積衆剛以自強，人主所行皆天之道也。今夫天無私覆，其愛溥矣；施惠於物也亦曲矣。然其欲為春則必春矣，欲為夏則必夏矣，欲為秋則必秋矣，欲為冬則必冬矣。決之於獨準之，以同序成而不亂，政行而不疑，五行不敢奸，萬物不待請何剛以殺也。至高不擇細壤，至大不奪細流，然江淮河海或急或徐，或潛或著，皆不假餘流直趨於海，故王者敬而祭之，師其果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兼聽之謂也。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內正外直，審固而發必不枉矣。上帝臨汝，無貳汝心，獨斷之謂也。

兼聽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從同也。在輿過三人以上，或式之，或趨之，或下之，言從衆。

也水則問魚歸則問老馬况其靈者乎將有為也將有行也以卜筮者尚其占蓍龜尚不敢陵况於人乎聽於通衢詢於芻蕘與論尚或采之况賢者乎矇有獻矇有頌矇賤尚或師之况於視聽之倫乎士獻箴庶人傳諉工執藝事以諫市正臚物價以詔于王况於公卿大夫者乎是故成王之慮事也周公在左召公在右太公在前史佚在後此四聖人者莫不一人而兼萬人之智是成王常以數萬人治也以一人之目視不若以衆目視之明也以一人之耳聽不若以衆耳聽之察也以一人之心慮不若以衆心慮之睿也以衆視明明於重瞳以衆聽察察於四聰以衆慮睿睿於七鑿雜議紛塵歸於數端區分縷析其要兩端而已矣或言冰或言炭吾夏欲握冰寒欲圍爐兼而進之皆適吾時矣或稱加或稱員吾欲左手畫方右手畫員雜而試之皆佐吾巧矣或語陰而意暄或義陽而志冽吾欲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參伍用之皆協吾恭矣或孔氏理勝或公孫辭勝吾信臧之必二耳白馬之必馬折衷聽之皆澤吾辨矣故曰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狃偏聽之智者長朋黨之私一致百慮同歸殊塗不即邇不遐遠朋亡所以得高于中行也孔子之聖始聽子帝堯之仁且試伯鯀刻印銷印改慮俄頃解鈴繫鈴奏功於兩言以無我之聖裕知人之哲不逆不億無意無必志清於靜寧如於虛祭比干之心存張儀之舌兼聽之謂也

端教上

有明一代之敝政莫甚於以天子之國學紀綱耳目之地國家人才之所自出公使民間富有財者之子弟雜然與貢舉而來是學之士與勳臣戚里之胄子大臣恩蔭之任子將仕而先學於是者並衣冠共體貌而皆為天子親受教之學子其教也又不責其成但粗畧應故事皆得按期日而起為天子治民之吏又何怪乎天子之民社之率不得其助而仕於他途者之公章寵賂皆毅然無所疑忌忸怩於其心至無所忸怩於心而俗斯不可得而挽教斯不可得而為矣故後之為天子者探馭富馭貴之兩柄必使富之與貴截然必出於二然後天下可治不然將治之而愈亂其說曰民之富者非不可貴也苟因富而得貴者刑無赦士之貴者非不可富也苟因貴而得富者又刑無赦如此則富與貴不相為民之黠而貪者將不甚羶慕於富以為求仕之媒亦不敢輕萌求貴之念侈然為羔鴈取償之地而天子馭富馭貴之兩柄不至合而為一樹倖民出財求仕者子母相權之標的然後民病可得而瘳敝政可得而革也今夫詔之學者所以裕仕之之具詔之仕者所以申教之之指故教之之途不容不出於一仕之之途不容不出於一教之仕之之途不容不合而出於一故學校之求與所養與所習或以文或以行盡然而必歸於一責於一則天下之人本

不容不出於此。若夫上之人明以財而招之，下之人亦明以財而避之，則人才斷不出於其中。何者？彼原有苟自賤之心，又挾奢於求報之策，則上之人不容不苟爵祿之。爵之祿之而不效，又甚不效，則或欲至於黜之刑之，而彼苟自賤之術與奢於求報之故智，又幸可以一試，或又幸可以一當，而天子卒無如之何者，勢也。故嘗為之說曰：今之學校之士，所俛首肄習於文章之道，求以進其身耳。至於仕則所習非所施，然不害也。又今之為自課之文，與試於有司者之文，與拜自獻於天子之庭之文，聲律格制，至不相等，則是所學非所試也。然亦不害也。試於有司之籍，既錄其優於文矣，又備書其無虧於行，是則試於有司之士，行與文兩無專優也。然亦不害也。故古之四科之士，常分而後之，四科之士，常合其初進也。以文或兼以行，及仕於有司之職，則以政事。仕於臺諫之官，則以言語。豈其才與學之易有兼長哉？誦詩讀書，講明聖賢之道，服習貫串，以養其氣，一其志慮，其術未嘗雜，而心未或苟自賤也。故其仕嘗優而未至於大段皆濇，則上之責於下者純，而範之以隄者固也。是故五行之質，金為最滯，五行之屬，金為最慘，鑿不潔及於其身者，且或有錐刀之獲。若是乎金之足以賤人，污人而無益於人之國也。顧可以間吾治道之粹，雜亂吾學校之教之大旨哉？教不幸而兼及於此者，其教必窮，政不幸而謀及於此者，其政必盡，敗不換。

雖甚不獲已又何賴焉。

端教下

擅富之物亦多端矣。玉吾知其足以薦於天地與鬼神也。布帛菽粟吾知其足以衣食人而弼壽命之元也。雞豚之祭斗酒之饗吾知其足以燕賓客而頌高年也。材木吾知其生足以室足足以藏也。龜吾知其足以卜疑而成務也。鐵吾知其足以便於耕便於鑿便於戰也。鹽吾知其足以調五味之正助於養也。漆吾知其足以屬疏而膩。緘也。馬牛之畜吾知其足以負重致遠通天下之計。聚天下之財也。羽毛竹箭吾知其足以洞堅而速。鈍茶絹之屬吾知其足以輸於國。柔遠人而輯不庭也。夜光之珠吾知其足以代燭火之末照也。若所號為黃白之金者則斷斷其不切於用無益於人之國。微不過與珊瑚琴瑟珠璣翠羽飾窈窕之容。大不過與沉香玳瑁犀象之齒角瑪瑙文石炫筭案之奇而皆不關於緩急之數。然世俗必尊尚之自有道以至於無道之國皆寵借之力遂足以制人生死之命。挽其貴賤之等。若者吾誠不能為之解矣。故周禮獄訟之質於官者必入鈞金於廷。吾亦聽其入五刑之議。金作贖刑。吾亦聽其贖。漢法諸侯之入助祭於王之宗廟者必輸金於府。吾亦聽其輸。至欲挾此以策名於郡邑。養厚之未與天子國學之中必斷斷有所不許。然後入仕之途潔。

詩書行誼之氣張而學本端矣。蓋政教之凌不患於有貪人險士作奸犯科。罔上行私。撓亂於其中也。若者吾得而摘發之。糾繩之。則法尚存而教尚未雜。若夫上之人明以此徵之。下之人明以此應之。又不惟徵之應之於苟賤穢雜之科。而公行於國家。青養人才。至清至貴之所在。又不惟一二人而已。而動至於十百為羣。則政已成。而教已專於此矣。若者上之人與下之人。必皆有所甚不得已於中。故至於廢紀綱。捐廉恥以建之。以副之。不知乎國家極敝極盡之時。必力圖於難措之勢。力匡正於易頹之俗。而不敢淆亂其政與教之大端。下之人亦力隱忍於困頓無所聊賴之際。鬱抑於比閭族黨之間。而不忍公敗其廉隅。以逐時俗之所趨。則風俗尚未敗。人心尚未靡。而蠱不難於振。亂亦不難於靖也。是故國政之敝莫甚於明棄其立政之初。意而昭然以為行權。然骫法行私不與焉。風俗之敗壞莫甚於以辱為榮。以苟同為大勢。悍然侈具金銀之氣。代詩書行誼之實。甚至棄其田廬之業。若數歲勤勞。束脩羊之所獲。而不悔。然攫金於市不與焉。何也。則國法吏議之所指。與其所不指。愧汗清論之所集。與其所不集。固有以殊也。是故持一國之政。以敷聖人之教者。慎不可有以利為義之舉。後或因時激勢。必至於潰濫而不得救。則抑司教者之過也。前此議學校之弊者。陽裁乎甄收之太縱。而陰伏乎賂進之必大。乃創為嚴之限。之貴之

之說於前其心與聞亦以醜矣君若國果蒙其休乎

用舍上

舉錯天下之公也舉而不錯聖人不能為仁錯而不舉聖人不能為明舉錯相輔而行則王鈇操天祿正矣然聖王先德而後刑先賞而後罰故堯之時四凶在廷堯不急誅而拱手俟舜舜亦不急誅而先舉臯陶臯陶明刑之官也討罪殛奸屬之於士是故舉一仁而不仁者遠操術約而論人寡明君治天下之至德要道也得其道則不勞而治失其道則耳目人終無已而知人之鑑反幾於不營矣故人君之職在於任相而已矣君論相相論六卿六卿論百執百執論司道司道論守守論宰各論不數人如純錦粹裘以類相集撮其良而拔賢有連茹之慶簡其不肖而去奸有脫距之武欲天下無治不可得矣故人君欲為政於天下謹擇相而已矣得任相則治伊尹恥匹夫匹婦有不被堯之澤是也得廉相則治拔葵以讓利懸魚以矢潔是也得慎相則治四方上書言利病一切報罷與天下相休息是也得賢相則治清約表於朝而近臣減驕從遠臣減聲樂是也得察相則治發伏摘詐而下自不敢欺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是也得勇相則治甯以一家之哭易一路之哭而一筆勾其不任是也得休休有容之相則治開誠布公樂善不倦愛惜人才為社稷計是也得勤

學好問讀書博古之相則治以經術經世務又能察時變順人情不援古以戾今是也漢相賢如霍光議者或病其不學無術然能親近文學之士使與公卿大夫雜論鹽鐵之利弊則亦未為不知學也相勤學則能求遺書廣賢人以自益無媚嫉之心相勤學則能察佞去貪不行姑息之政相勤學則心靜氣正不紛更造事以擾天下治道備矣今使朝廷之右政事之堂日坐伏獵弄麈之宰相六卿大寮率自附於無書可讀之臯夔百執守令莫不試以民人社稷為學進講於經筵者亦不能多引古誼以廣上心讀書中秘之家或亦仕而後學解學而後仕之實雜集無字之碑以充庭實廣援無丈之絳灌左右於帝側浴龜不畫河馬不圖使上有所疑而莫與為質有所慕而莫與為援雖擅天縱之聰明亡狗馬聲色之誘申乙徒架丙丁未燄然君德之成焉者有幾矣蓋賢人侍則庸人遠若庸人侍則賢人亦遠或庸賢雜揉而進冀國家長治未易得也

用舍下

一代之興必有其從龍附鳳之士樹偉績於時而施聲於後世然龍能聚雲而不能必其雲之皆為喬為慶也虎能嘯風而不能必其風之不鳴條不拔木也驥能尾挈

蠅而馳而不能必蠅之不玷素而逐羶也。鳳能召衆禽而集高岡而不能必禽之無巢鳴而鸚詫也。燥能耐火而不能必火之無燎廢。濕能微流水而不能必水之無覆舟而襄陵也。星能麗天而不能必其不隕地而為石也。皆勢也。西漢之帝也。所用不必皆豐沛。恐蕭曹之後。未必皆蕭曹也。東漢續業。所用不必皆南陽。恐鄧寇之外。未必鄧寇也。明室之初也。所用不必皆鳳泗。恐徐李之下。未必盡徐李也。賢主之保全勳舊也。戒毋以吏事屬之。雖韓彭之戮也。未嘗以吏事絀。吏議然。或寵任勳。故而治民非其所長。政事非其所優。使後世有譏焉。亦非所以保全之也。同姓之血裔。異姓之舅甥。功臣勞士之子孫。皆當優之。以爵土。剖桐葉而封之。然皆使吏治其國。恐其為害於百姓也。祁奚之薦其讐。與其子。皆公也。或謂非親非故。誰諳其才。然必親故而後諳。則其識亦晚。所諳僅親。故則其識又隘矣。非篤論也。天下之爵。天爵也。天下之祿。天祿也。天下之民。天民也。天下之祿。當使天下之人共食之。天下之爵。當使天下之人共踐之。天下之民。當使天下之人共治之。天下之功名。當使天下之人共奏最之。非一人一地一日所得專也。故人才之所以不醇。治效之所以不章。莫病於上有所黨而下有所恃也。上有所黨。則舉錯不暇於為公。又不忍於為明。下有所恃。則其人率有苟且之意。寬畏敬之心。終不肯自力而為利於國家與人民矣。故上有所黨。

則不宜於偏任。雖衆任之，無以異於偏任之也。下有所恃，則無貴乎久任之久任之。則必責其成功。既久任之矣，又不責其成功，徒使其上下相固，以為利。雖居官者長子孫，究亡益於人國。反使其民沒世而無赴訴，卒不能比於鳥獸草木之感者也。抑太寬酷矣。漢之吏牘有之曰：帝里帝鄉不可問，皆黨與恃之為厲也。元世祖亦中材之主也。治何以卒不古若。吾聞終元之世，百官之長皆必以蒙古色目人為之。此猶畫地為井，而曰水專在是，豈不舛乎。

予奪

昔聖君賢相之為天下也，興雅化，美薄俗，未或不欲民之歌詠仁風，無愁怨之色。仕者束脩其身，慕廉讓之行。然欲民之樂偕於仁也，則必予之以財。冀官之矯志於廉也，則必奪之以富。予之者，非能家給人施之，使之不奪於賦，不奪於官，不奪於兵，與盜與庶人在官之人。然歲飢不與焉，奪之者，非能盡殺其身，籍沒其所有，戮其所恃，以敢於為不善之宗主，嚴其法於尤著之一二輩，而斥逐其羣，至其為富之階，權其矯於俗而瞞然者。又一二輩以興起，其為善之氣。古未有不戮一人，不擢一人，而能革貪，濯穢，去殘賊，以潔清斯世者。吏廉則民富，而仁讓之政沛於海內矣。其國以大治，而外亂邊釁不與焉。故聖君賢相之治天下，其術甚約而不勞，不過因天下之

財而富之。因天下所甚惡之人而戮之。黜之。整齊之。化導之。朞月而已可矣。糲食敝居。服浣濯之衣。亦不足與焉。上之所欲誅而討之者。邊境之亂也。聚天下之財而耗之於其地。此蠹國之戎首。然非亡國之魁傑也。聚天下之財。歸之於其一室。使天下仕者不敢為廉。而敢為不廉。其禍至上下皆貧。而此其家獨富者。斯亡國之臣也。乃其君尚倚之。以為腹心。為股肱。而不知其更慘於邊境之亂。斯其國雖未有亡形。顧其傾危之本。已全見矣。方國之未敗。斯人立於全盛之上。何嘗明期天下仕者曰。若必毋為廉也。則亦嘗明示天下仕者曰。必毋為不廉。然萬鎰入而為督撫矣。次之則司道矣。又次之則郡縣膏腴之地矣。上赫然欲行黜幽之政。為斯民請命於天。然其巍然不可動者。猶故也。尊蓋少飭。苞苴寡實。即次第報罷矣。故令萬夫一歲所耕。漢世二千石一歲所食。不足以充馬食。犒從者。欲郡縣之吏。無闕民以豐上也。其道奚由哉。郡縣之吏之於民也。亦何嘗明禁其衣奪其口中之食。以與庶人在官者藉手為市。又何嘗明期其輟耕罷織。以俟獄狴之呼鞭。並之及也。噫。豈惟時之有司與。時之政要者。無此言。即前之臺諫傑臣。與閭閻用事之家。亦未嘗有此言也。噫。可危哉。

財富上

古之為君者。富有四海。後之為君者。尺土非有。徒取民間自耕自土。拮据自有之財。

以上資國用曰吾以治易之耳。不治將有土而不得耕，有粟而不得食，有財而不得守。故治人者食於人，誠古之通義也。若治又不飭而反厲之用，非其人而虐取之，則是素而已矣，攘而已矣，殺人以奪之而已矣。夫取財非殺人之道，而必至於殺人，必至於多殺人，而財反不可得者，勢也。民之拮据而有此財也，蓋不知幾當食而不食，幾當息而不息，幾當衣而不衣，亦至困矣。然有水旱裁之，螟蝗雀鼠裁之，賓友燕閭裁之，疾病醫藥死喪裁之，而國賦又裁之，至於羣司百執，上下交征，庶人在官者，衆起共裁之，不奪不廢，或財盡而誅求未已，則以身殉之。故曰：取財非殺人之道，然勢必至於殺人者，此也。民間不幸而有罹於此者，以為不如罹水火盜賊，財盡即止，無後蓄然失火之家，有不謹之罰，比閭有坐視之罰，盜賊過而不聞於官，則有比黨之誅。聞於官，則有輕重夫實之誅。且有緝捕公人，酒食齎發之求，數者皆非財不克。民欲何策而得以自免也哉？昔者周天子共主也，下求金於諸侯，地少財誣，不得已有避債之臺，讀史者猶或譏之。漢唐盛國也，取諸侯之金以自益，受藩國之獻而不辭，豈其有讓於民哉？無藝之征不足副其不節之用，則寬貪吏之誅以峻其求，不知其財必盡歸於中飽，而上下至於交困而未已也。故天子之百執有司，宮中白晝之魁也，刑罰禁令，國門劫質之械，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之身，皆攫金白晝之強有力者。

也始焉誤用一二人誤寬一二人後漸以為國政當然率由而不知改日縱千百虎以自衛而不識虎之能食人併能食其主也至於民窮財盡盜賊縱橫奸雄生心而亂起或飛章以討戎首或指名以求貪臣屠城掠地反用人以衛虎而不能勝官勢日去國法不行當是時也尚欲責財於民豈可望哉故曰勢必至於多殺人而財又不可得者此也然則為人君者如之何曰節用而愛人勸耕而薄賦求不法之吏而羣殺之罔赦庶乎其有瘳乎不然必受惡名於後世曰奪人而自奪其國也惜夫

財富下

昔之為財也重以繁後之為財也輕以約故其民易富而亦易以貧兼併之家易以伺人之急需而取倍稱之息以專其利俗易於為奢輕逃徙而競逐末官吏巧於為私而善蓋藏盜賊與戰戎之卒便於掠人之有以盈其橐急則挾輕以竄無畏法之心財重以繁則反是民所自致繁重之財五穀而已矣材木布絹茶馬而已矣雞豚羊犬牛騾魚鱉之屬而已矣此數者自養生送死之外皆無所用之勢不得不皆易錢以自便錢又不利於行遠而久守恐有貫朽改更之患故又必易於今之所謂銀者而後即安上所自擅以賦於民之財曰治於山而為鐵煮於海與井而為鹽已矣實則皆藉手於商若賈而厚責其課然又不課以其物而課以銀唯有司鑄

錢之局則官自出費而薄資其餘亦易銀而輸之庫以待用民則材木之出於關有抽分之稅五穀六畜布絹凌雜之鬻於市率市僧薄分其直以納於官而獲其所為牙人之割然又皆不以其物而一以銀故今之資於用者無有刀貝鈔幣之屬而一以銀勢久重而難返矣今吾一旦慨然覽古興思微做先王井田之遺本漢臣貴五穀而賤金玉之說而更進之欲一錮金錢之禁而純用五穀勢不過殺一二人籍一二家持之三年則政成而五穀行矣今使人純用五穀則男疾耕女勤織長無飢寒之患則為利於民一矣今使人純用五穀則不輕棄其鄉而求末利其為利於民二矣人純用五穀則俗慮不貴難得之貨無違次不貨之費而稱貸不苛其為利於民三矣人純用五穀則作達之丈夫遊閒之公子不至乘意氣於醉酒之餘輕失其田廬而未之覺其為利於民四矣人純用五穀則盜賊不生生亦不能多掠而善逃其為利於民五矣世之貪官虐吏取財於民動以千金千金可一負而致也又巧抵以黃金黃金一當白金十則千金可以一笥藏一手輸也故上易於為貪今使人純用五穀千金之直率準穀三千石肩負車馳馬牛載絡繹於道旬日而未易竣人皆得而誰何之則上畏而不敢為私其大利於民六矣人純用五穀則下賦於上上以祿於官賞於人皆以其物不以他而銀永棄矣往者之政令民入粟於邊而償之以鹽

寵之以國學之弟子。真實則不入以粟而入以銀。不輸於邊而輸於官。銀不可食也。以餉戰戍之卒。計必易穀而食之。既可易而食。則戍地未必苦寒。不可耕。耕以播五穀。未必不善。以育且戍地無常敵之所止。即為邊兵之所集。即為塞近敵駐兵之所。民必逃散而有閒地。今使人純用五穀。則商必募屯。其田殖穀餉兵。當鹽鐵之賦。民亦或耕殖之。節輓運之勞。戍戰之卒。知其勢將久居。亦或樂與商民雜耕之。以富其財。然而兵不飽。馬不騰驤。敵寇不哀息。俗不古。吾未之聞也。

田息上

古之民四。後世之民加之以僧。若道則六之。古之役於官。與役於征戍。皆農也。後世一易之以僱募。浸假又不待於僱募。而一出於自投。而取厚資於民之常賦之外。故古者之民四。後世之民八。以四者之民自供也。又益以供四者之民。此四民者。居廬奉養。服飾與馬之盛。率一民而擅古之四民。十百人之費。若是民安得不服勞。至死而長貧。故古之四者之民。分而今之服古四者之民。必無常業。而互為之。然後足以自養。兼以養後之四者。無賴之黠民。非是則其民必立貧。雖服勞至死。常苦於飢寒。戮辱之集於其身。而不得釋其責。是故古之有恆業之民。皆官與之田。而力耕之。籍其十之一以稅於上。旱澇災傷。與上共之。今之民。苟少有財者。必自出金錢以買之。

力不能自耕。則假與無財之人。歲代耕之。率取其土之所息之半。以自養。養人養官。吏以上養乎天子。故古之貴為天子者。富有四海之內。公分其財。以大惠於人。而菲錄其上。供之數。今之天子。貧無立錫之地。徒恃其氣力法制。輕加飢寒戮辱於民。以覘取其財。又加泰焉。實則令之民之貧無財者。率取富人田息之強半。以自養。然常不免於飢困。其富有財者。則獨以己所買之田之薄息。又下代貧無財強半之民。身總其責。以上養於天子之羣官吏。而其仰供乎天子。然則天子有天下之衆。止擅此富有財之民。其為富於天下也。又皆藉於其所自買之田之薄入。是則天子之力亦暴單。其取財之道亦甚隘矣。顧今少有財之民。率不獲邀異恩。恆禱於天子。天子之羣官吏。反迫切加誰何於其人。示武健以恐取其財。斯其於取天下之道。亦甚左矣。今幅員萬里。其土田之數。皆總其籍於國。委司計之吏。率以江之南之一鄉一里。縱橫計之。上田畝直十金。所取之租息。歲三石。糶於人之直。校數歲而定其中。畝殆一金。以世俗子母之息。權之。侷十而獲一焉。顧其賦於上之正供。暨南北米豆之腳價。雖郡邑微有不等。大較蓋十而取其二者。有強下田中田。不以畝入。而以金息計。或略相當而微縮。如以畝算之。則大縮。故江以南之田。賦無高下肥磽之差。則民重困。或有其羨。編為中上之籍。胥吏歲上下其手。則民之慮者。又重困。若水旱災傷之道。

至則天子不與焉或不幸而頻仍劇遠偉大息於天子然惠不迄於有田之民其假耕於人者或相率餓死而有田之民則身死妻子罹網尚有餘膏然則有天下之強暴弱取財之道暴溢以窮是上下交困之術也已

田息下

今之為天子者與其下富有財之民爭民而帝而勢常不勝富民之民衆而天子之民寡則數不及也富民之民能前足龜手柳風沐雨生天下之財天子之民率兼足袖手遇朔風烈日處重屋遠室之中無能與上效絲髮之勞則力又不及也然而富民常能以其財操貧者之緩急使之不敢愛其力以輸其所息於富民以轉輸於天子執事之吏故天子之勢常全尊其財常充而不至於訕皆富民之力也貧者則一無所効於天子江以南併貧民輸於公之身庸皆藉於田而不及於其人則貧無田之人常為天子之閒民必其黠而慵於耕跳而役於公與役於邊園之地天子甫得藉其毫髮之用則又抗首而分天子之財天子不得而惜之者役法之廢已久其勢然也猶民之富而能有其田者自上供國賦無缺之外即天子不得而誰何之天子間或舉海傍壅淤之地河徙湖塞積廢之身與夫罪閹故戚還於公頃畝之數藉而賜之於人非不耕即不賦之田也其藉於民賦於上耕耨所及尺寸之土上不得而

私之雖有慕古願治之主議奪富民之所有以頒經制復井田之舊又或欲少裁其過羨者以限民之名田顧理與勢皆有所不可行故天子者食租衣稅勞心苦力以治天下常與民之富而有田者兢兢圖慮思以保有其財也而後即於安富人之釋輕貨退謀於畝畝之間守其無十一之獲以安其身於閭里者大抵皆謹重無奢慮之愿民也然斤斤謀守之其田常至於可奪而其家不難於立貧蓋田之所息無多而富有田之名不易以輕居尋常私家之費與度外卒遽不得不出之類至無算也故富有田者之民日常苦貧而未有極其少有數十畝或百畝之田者牧豕飯牛負販於途之役至辱也米鹽凌雜轉展於市冀獲斗升銖兩之益至瑣屑也拾橡粟按蓬寶雜屑糠覈而煮食之至棘於喉不澤於腹也皆必挫其身苦其口以服食之不能是者則其田可奪而家立貧溝洫之通滯淺深各幾丈尺隄岸之急修舉者幾何處也不躬履其地而朝夕其役也則其田可奪而家立貧牆下之桑若而樹落而為葉若而石飼而為糞若而筐熟而為海而縲為絲成為絹也若而屢麻若而區木棉之英若而斤析之比之縷之屬之暑雨僕作機聲夜發各就為布若而稍鬻而為金若而鋌以佐公家之求備水旱之失者若而善無是者則其田可奪而家立貧棲於坳集於池之雞鷺幾何翼豚幾配馬廬之屬幾蹄羊牛幾角橘棗枳栗之珍若而樹

竹若而箇產於山之木若而株新若而束灌於圃之瓜蔬幾畦也忽忽於此者雖甚有貨貨連阡陌之富則其田可奪而家立貧故曰今之服古四民之業者必兼舉而互為之然後其財可集也而謂之士者則恆不獲徒其所習而二三其慮故士則常貧率力受其勞苦忍其飢寒以待富於科第仕宦之成夫科第仕宦者之財又非天輸而鬼致之也蓋皆取之富有田者之民耳然則資於富民之田之所息以擅其富貴為天子者可不汲汲修學校之教以謀善其後乎愚不能佐之籌矣

減賦

王者加澤於民必有其漸如天之將澤物也必先覆之以油雲鼓之以雷鳴動之以微風然後潤之以膏澤所以究其恩也無雲雷於前則雨不能遽集無風雨於後則雲不能沃枯天澤既相因而遂物命亦滿望而蘇此恆勢也仁義各以其類相推擴而充之皆不可勝用之謂也今有四公子之徒食客數千人奔走禦侮半國中必將謂苟乾餼不愆客免彈鋏之恥待火於吾者無脫巾之虞吾視捐租棄資灑如也及有佐之奇計者賓客悅矣紀綱協矣而邑入之督若故則是義固不勇矣且夫水流必就濕火然必擇燥物以類而推則不勞水因水而深壤因壤而崇仁以積而聚則益勸山未或不欲學為泰岱也然不至於泰岱者讓高也川未或不欲學為滄海也

然不配於滄海者讓大也君未或不欲學堯舜也然不協於堯舜者讓仁也倦於勤
狃於自賢不克增其德之過也恭儉所以為仁仁所以為德也法制所以為政政所
以為財財所以為用用所以為治也德本財末本末相養有道以節之有政以裕之
則仁無極二十取一而亦足三十取一而亦足裕之無政節之無道則暴亦無極十
取二焉猶不足而况十一乎屯政既修漕政既講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上一日佈大
澤於天下曰席先王之餘休賴子大夫之嘉謀國用幸充上下晏然敬更舊制薄賦
疏征上承天意與民更新廣先王之仁垂子孫之法是所謂風隨風而習雨集雨而
沛者也十一之稅堯舜治天下之常經也欲重之大桀小桀欲輕之大貉小貉然苟
以堯舜之心憂極敝之民上不失富國強兵之實下至於既富且殺雖與民並耕而
治可也况減無藝之橫遵十一之正者乎力而行之猶折枝潰墜也

加賦

昔者吳有稻蟹之禍蟹蓋各輸一穗致之東海然後肆食之亡遺種蝗之初入境也
各以一穀饗於社社不聽則羣飛而遠去江淮之間多虎暴歲致一兔獻守土之神
虎患亟民以詬神而神亡以詬虎也齊楚之地有富人焉其隸人蓋為盜而歲薦一
絹於其家之伯其後盜發而根柢及於其家家之伯亡以辭也則報面而赴逮一兔

之享。一絹之幣至薄也。甘受詬逮而不能拒。無他則嘗已私之也。蓋其愚如此。然又有愚者。昔之鬻官者。西園諧儂。至鬻及司徒。司徒貴官也。唐虞之世。教化之所自出。時主珍之。曰。悔不少恡。可致若而萬。若而萬。誠侈矣。在四海之富。豈侈於一兔。絹之微乎。然其銅之為臭也。盈溢於上下之間。腥聞於天。至今不洗。漢石文興士之朝。懷才之士。有以薦起家者。亦有上書自銜結主知者。抑又有以貨進而為郎者。雖相如之。文卜式之諫。亦在其中。噫。吏道雜矣。說者以為武帝好大喜功。疆域多事。小廉曲謹。非盛王所宜拘也。然上苟少致節儉。一頓笑之費。其遺留且無算。仕者所入。幾何。莫足為時輕重。故亦莫如己之。至加賦於仕者。又及於士之。可仕者之田。率比恆民之田十賦而益其三。則所入亦歸於無幾。而名以甚不正。其害又甚烈而益長。是天之斗柄已指於賂。又預建表以督之不潔也。意豈以仕與國同休戚。緩急宜相共哉。必以是有餘財。其將仕者亦行有餘財也。然又素無厚祿以優之。薄精以養之。雖有伯夷史鰌生其間。民又豈得而信之。況敢從而望之哉。是不如募財於民。榮之以閭。費無所事事之官。出於口而亡窮之爵也。又不得已。則不如薄加稅於率土之田。事已即革。民尚可以有近憂而亡後患不者。虎已暴矣。蝗已集蟹已食矣。神又督餘祀於其維。以獎養其嗣歲之毒。民且如之何哉。國且如之何哉。

荒政

天示異以警人主天為愛民為之也歲病裁民病疫天愛民甚非其所忍為也太虛生陰陽陰陽生天地天地生人物故陰陽者天地之父母天地者人之父母人君者天之家督也督失理教養不備使人失喜怒哀樂之正性以致感傷陰陽豫順之氣則陰陽愆而裁病作斯天地不能違也天地已困於形故不能變陰陽適成之氣以快其甚愛人之心於是克家聚懼之責皆歸諸人主之一身矣傳有之乖致沴豫致祥而范蠡計倪之說載於越絕書中者以歲時水旱屬二氣五行必不可易之數非篤論也董仲舒每稱天人之際其言致雨止雨無調順陰陽頤民格帝之實政而徒欲假借於土龍門市朱絲鳴鼓之烈用車輿服色以類相致以小術相招則亦非本論也吳王夫差侈兵之威辱人之主好戰不恤進諛戮忠奢驕無度愁苦其民適興振古未有之蟹災而致怨於越人之助天為虐也吳虐天耳天何虐於吳哉民方飢宜速發其簞飯以食之民方渴宜速清其壺漿以飲之民方寒速善單之善解裘以衣之民方溺速惠僑之惠脫乘輿以濟之民方散四方速賢端木氏之賢不責直以贖之如仁王之於病民親左擁而右扇之如仁侯之於餓人既餐之又益之遺母之脯以悅之使稍貧受糶次貧受賑極貧受粥此改荒之急政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

之者也。河已決然後隄。是與魚鼈爭民也。民已飢然後食之。是為孝子悌弟與狐狸爭父兄也。然愈於不食不隄遠矣。災病未成。天形箴儆。則善言可以徙星。哀痛或能反火。災已及歲。病已徧國。豈空文所能移者。有善言必有善策。有仁心必有仁政。講之不周。推之不勇。海潮雖至。澤無魚矣。王者悉荒政而討論之。周咨其民。耳有聞目有見矣。誼何以輔其聰明。使秩然於視聽之禮。手能持足能行矣。誼何以佚其胼胝。使快然於舞蹈之樂。教養皆修。本末兼舉。怒咨漸忘。歌頌繼作。祭氣充於上下。而陰陽不復疵癘矣。先王之政具在。皆仁君意中事。一天地意中事也。苟又玩而不復徒謀潤於既暘之井。此昔人所以致嘆於救荒無奇策。孟子所謂羞為馮婦也。堯與湯不世出之仁主也。九年七年不世遺之災荒也。然堯不敢曰摯之遺咎。湯不敢曰桀之餘殃也。荒政載於周典。索厲之文。記於左氏。顧吾又聞雷山以土石為虜。草木為衣。久不雨則虜將熱。衣將裂。河伯以水為國。魚鼈為民。久不雨則國將滅。民將竭。天尚不能為德。況山川乎。無愛牲無愛玉。搔神走望。周宣憂旱之詩。所為空咨嗟也。

秋糧

米粟之征。肇自井田。取之以教孝。節之以勸耕。不盡其力。不盡其財。則力不倦。故曰勸耕先以養君。次以養親。則心即安。故曰教孝也。東南水田。以吾地率之。上田一畝。

上農夫耕之。遇上歲獲穀四石。田者耕者中分之。各二石。雖不等不遠矣。田者出糧。稅治以為米糶。以易豆。充南北運。畝用穀以斤計者十。是二十而稅一也。雖不等不遠矣。古稅純以穀布。後則佐之以米豆。而主之以白金。金之入以備官吏俸薪師生。餼廩與阜卒。徒口食。祭祀鄉飲酒等需。其解於部者。誠無幾。然民間所出以銖計者。四用常價。糶損穀以十計者七。是十而殆通賦其四也。皆以吾地率之。亦雖不等不相遠。故上田百畝。上農夫耕之。遇上歲以給仰事俯畜。暨婚聘餽饗。吉凶之禮。率不泰。若夫中下之歲。中下之農。耕中下之田。即百畝亦不免於飢矣。欲三年耕。裕一年畜。必不得也。逮十年。承里役。畝三其二十四。銖必棄田。應矣。上田去半。中田無留。而下田非逃。莫脫也。至於松之布解。蘇之田糧。其害尤積。然上安其制。下安其義。守而不變者。無他。政以易之故也。欲易之。莫若以屯。明高帝時。屯政修舉。故能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粟。而免減秋糧之詔。歲下。後盡取而漕之。以北用。會通河。滴滴如血之水。運南人粒粒如膏之糧。運者甚勞。國家又甚費。而未有大利。然不廣議屯政。以易之。則非智者所以用其善矣。若屯利既備。漕害可節。而密雲不雨。屯膏不下。江淮以南。望澤之民。弗蒙霽霖之濡。必非仁人之心所能忍也。人飢而思食。不求充腹。渴而思飲。不望滿噉。寬毫分。民拜賜毫分。自昔仁者在位。皆言之。酌國與民。皆便之。政其

莫先於糧折乎。免而不徵，特恩也。改而入編，恆澤也。恆可行，恆可久。吾親聞北人之言，食米易餽，不若麥之耐於勞。又親見北土有識者之書，南米久露則賤入倉，則紅。京師貧者食之，富者不食也。是未若北產之黍稷赤豆，諸雜穀久而益鮮。而又近而便於運，然則何不輸之以代南土之漕，均鳩鳩之恩乎。況屯政備則在在告飽，水利修則處處可稻，顧皆忽而不講，愚不知其所謂也矣。

屯政

屯田之政有百善，無一害。故漢臣趙充國、諸葛亮、魏人叅祇皆建之以為大利。然未有如商屯之至便者也。民與兵之分久矣，而屯能兩優之。農與商之分久矣，而屯能合贊之。軍與兵之分亦久矣，而屯能皆逸之。鹽與穀相需為賊，邊與腹相倚為安。戰與戍皆飽，商與竈相憂。馬有養為邊，有儲蓄國多墾田。如坐闢百里，不業之民相率應募而疾耕者，過於萬夫。商自修亭隧，備哨望以衛耕者，而伍益充。日治溝洫以資水利，限戎馬之足而險益固。比於建田官賦牛種，先出國家之財而尚虞其不入也。豈不利相干百哉。何謂民與兵之皆優也。古者兵車出於井賦，故民自以食具食者死其事，裹餼糧赴國郵，誼無所疵。井田既廢，民自買田而耕之，已強顏而取其賦以贖國矣。義不可復驅而戎之，故責其身調以洪召募，此僱役之制也。兵猶不察其食。

之所自來。妄以為食於國而已矣。故望於民恆許。而或至於相讐。時則治兵之官。與治民之官。勢亦相尤。司農司馬。無協恭之美矣。屯政修。則兵無所責於民。民亦無所懟於兵。故曰。獲兩優之利者此也。何謂農與商之相贊也。農務本業。商走末利。平時農或藉資於商。然貧富相耀。心不以為善也。奇麗難得之貨。勿論矣。穀過賤。則病農。過貴。則病士。亦病工。又病閭民伎術。其過貴過賤。皆究商豪貴者為之也。故制其贏縮者。不全在於水旱之數。恆在於積糴出入緩急之間。屯政修。則邊儲既富。民財多。殷富商大賈。不逐利於畝澮之中。百貨之價皆平。其細商倚肩。足以相灌輸者。不得以頓挫農人。故商與農。獲相贊之益者此也。何謂軍與兵之皆逸也。六軍之制。軍即兵也。自農屯雜居。府衛合治。郡兵止用。以守城。雖倣唐人府兵之遺。然承平既久。後止用。以供運。運又多取資於民。故兵受其所運者。亦多苦之。今畿甸五百里內。屯政既習。若邊屯皆備。則東南之粟。可折可糴。會通河之漕。可停可減。況郡各有兵。別賦民以養。則此衛所虛伍。將為贅物矣。然又設官以統之。捐田以業之。誠無謂也。何不歸其人。以還農。奪其田。以還國。其科田為所自買者。義無可議。賜田即奪之。以優官祿。裕兵食。而軍亦免操運之勞。故曰。席皆逸之福者此也。何謂鹽與穀相需為賦商。廣屯益粟。輸諸戰伐之兵。而責券取償於鹽地。朝至夕發。至簡便也。豈惟鹽哉。鐵利。

茶課與鑄錢之入皆可擬此以行斯山海所輸皆國之大寶兵之大命富商之大都會也穀不可勝食國家之財不可勝用矣何謂邊與腹相倚為安兵不出死力以衛屯官不寬鹽賦以優商即商不往屯商不往則兵不食馬之藁商不入責鹽則鹽無所售無所售則民淡食民淡食則蠹無所資而不免於寒餒故一舉而邊與腹皆安者非一端之便戰戍之宜也而因可券其國益地民益耕已今緣邊之所近敵之境其地之棄而不耕者必多且久久不耕則地多膏地多膏則穀益殖腹內不業之民樂趨而往墾候望備禦牛種溝澮衣食之需皆恃富商以無恐而趨墾者日以眾矣夫不耕之地猶無地也不業之民猶無民也今業不業之民而勸耕於不耕之地則地不改闢民不改聚富商大賈樂出其財以佐天子廣土眾民之政商屯之謂也

明刑

昔者聖王立教於前飭刑於後刑以繼教之所不行不率教有移是也昔者聖王制刑於前申教於後教以講明法意使之知避懸法象魏與民讀之是也若夫教之所謂可而令否之矯乎教之所可而故否之是阻尼之戮辱之矣刑之所謂不可而令許之矯乎刑之所不可而故許之是獎賞之勸進之矣獨以一時權行之令治天下而教與刑皆抵牾為不適時宜之制也天下可得而治而不長之亂也哉何謂教之

所可而令否之。即以學校之士始進之法言之。其初之設為是學也。必曰單寒文秀之士。亟登焉。令既行而單寒文秀者尚得一廁名其間乎。雖未嘗有尼之之令。勢固已棄之矣。何謂刑之所謂不可而令許之。亦即以學校之士始進之一節言之。其法曰士之有不端於行。曾呈於有司之論者。雖於娼優之籍。若隸與卒之役者。必禁冒而收焉。覺則必斥。且有刑。然令既行而尚得以尺寸之矩擬其旁乎。且是令之初頒也。前數禁者之文未嘗不具也。下吏且奉意不奉文。抑財為政耳。雖未嘗設為令以招其附。而勢固已勸之矣。且非唯教與刑皆抵牾不合。時宜為無所適於用之具也。而兩者亦自抵牾不克相資為用。或反足以相戾。其勢必因而偏廢。何謂皆為不合時宜。無所適於用之具也。今戎馬生郊。不能令儒官學士。雍容講仁義。張禮樂之聲。貌以少殺其亂。文秀單寒之子。不能荷干戈。以喘息於路。又未能効升斗。以少資於軍國之需。敵縱且悍。不克以司寇之法裁其進退。士卒少不如今。又不克執三尺伺其側。以整齊司馬之政。故曰無所用之者勢也。又何謂兩者自足相戾。而至於偏廢且實已至於皆廢。今之為士者。無學校之實。然有學校之名。始進之礙於法者。刑不暇訊。而司教之官已因緣詔書急登之。既抗首為學官之弟子矣。既進之後。或有作奸犯科。及前此或置於法。而初覺者刑且得而及之乎。若者且以阻撓軍需。侮慢詔

旨畫詳而挫之矣是尚得有刑與教乎或曰此一端者姑置勿論其他之教與刑固具在也曰學校之政政之大者也士始進其身之教教之大者也以躡晉之而夷期之以不解字之綱多庸之而備五彩之鸞鳳責之有是理乎雖賢而有文者間不容不出於其間然大勢固已偏矣天下之禍莫甚於偏而禮莫盛於羣也設朝廷之上端沐而頌大令於天下曰民之有財者其有以佐國家之急如是謂誼士謂義民則相率而應之者必寡矣至操所有以責償於學校斯不勸而集可謂羣不潔矣然其辭則曰不敢扞時主之明詔也子之於父母也從治命不從亂命今羣不潔之家可謂從亂命成親之過矣有司者又加以鼓舞而獎借之可謂有長君之罪矣然則羣不潔固可盡詰有司顧可盡非邪吾唯誅其始建議之臣使羣士而試於執法持清議之吏甄別而留其可者不可則改其員於吏或姑優之以衣冠必不假以入試之路如是則學校之政少清而教可以復修刑可以漸明矣

讐恥辨

讐者一人之私親親之變仁所發也恥者衆之所共惡惡之常義之發也父受誅子不得讐父不受誅子得而讐之欲有事焉則先告於士師後致刃焉或有深謀陰節天地所不及知鬼神所不敢洩狙伺鷲發獲快於其所得當然後束身歸法於司賅

朝廷之上引經以斷其獄或赦之或未滅之若殺之而又旌之旌之是獎亂也殺之則無以戢乎輕為暴於人者而孝子之情無所答則賞與情兩失之矣故讐者有適為主者也君父之讐不共天非臣若子則不讐也兄弟之讐不同國朋友之讐不反兵而鬪非其同生共德則不讐也恥者莫所適主凡有血氣者所共忿匹夫匹婦人得而讖得而討焉者是也伊尹曰天下之民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已恥之若推而內之溝中夫溝中之納與市朝之撻不同辱乎曰市朝之撻一己之私挫可忍者也納溝之恥不能以先覺覺後覺使民無所振發而同陷於不義此不可以忍者也武王曰予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管夷吾負天下之才恥齊魯之失職也乃棄其小讐思與伸大義於姬嗣此豈與曹沫憤三敗之辱所同較乎孔子曰巧言令色匿怨而友其人此已與左邱明所同恥也以素王素臣肩萬世之責豈為尋常交際發此論哉或為當時之修詞令戒玉帛為好於楚越與讐國者言之也孟子謂齊宣王曰如恥之莫如師文王文王能以百里為政於天下不師文王則不能師武王而謀得志於當世矣張良為韓五世相狙擊無道不濟乃假資於沛公以殲秦而舒其宿怨蓋以自祖父兩身支弱困之君五世其為毒於志視他國臣子為尤惜矣若夫楚則與韓同怨於秦秦滅六國楚屢以無故罹詐劫其謠乃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項氏

之扶義於楚以激發天下宜子房所同直也顧良業已用漢報秦快三專之宿心藉乃憑其暗噫叱咤之氣加無禮於漢為天下宰不平至且親為逆於楚後而韓王成更地奪人牂斯非又良之所深恥而加讐者乎爰是用不遺餘策以殲項而右劉故余謂良之報韓者讐也其翦楚者恥讐兼也讐雪恥伸乃欲辭人世而從赤松遊雖未脫然即遂厥志蓋烈丈夫者之所尚亦既皦皦矣是知人心之溺莫甚於以怨為愆以變為常含垢忍辱不敢伸眉建一語於世使後之折獄者有所取衷焉固殷周以來所不忍安而曩者管仲之所羞稱也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夫亦察其杰而已矣予痛韓氏復讐之議之未及於此也著斯說以辨明之抑禮春秋之所未之也夫

劍說

風胡子與楚王論劍曰劍之威也因大王之神劍器也指之者師武臣力指之而莫足敵者聖王不殺之威也是故軒轅赫胥之時以石黃帝以玉禹以銅周武王以鐵孟子誅秦楚以梃皆神物也雖然猶不若布帛菽粟之為烈也且夫劍一有形之物而下器也而上道也賞罰黜陟皆王之鐵生長殺藏唯斗杓所視斗杓天之喉舌天不言以杓示其意梃與刀無以異刀與政無以異不曰政暴曰歲惡歲何惡哉猶四時之所值乾化贊天佑鬼神聖主之政也政亦殺人刀亦養人仁與暴之殊也殺人

之中有禮焉是刃一俎豆衣冠揖讓也。蔡夷亂兩君之禮孔子曰士兵之士兵之此殺之禮也。叛臣誓衆之辭曰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鈞之。此殺之賊也。賊與禮在人不在劍。昔者闔閭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故曰劍神物也。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灑掃雷公擊臺蛟龍捧鉢天帝裝炭太乙下觀天精下之。歐冶子因天之精神鑄為大刑三小刑二。有市之鄉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曾何足以直之。今此劍也與秦之璽皆若在若沒不知其所止。雖然總未若布帛菽粟之不價也。於是崆峒之君聞風胡之說而義之解佩劍投諸海棄金屏珠玉卻走馬以真也。

文說

天地積衆精以自光。學者積衆精以成文。其理一而已。宇宙之物聚氣而成質。聚質而成形。彼槁然其質而塊然其形者皆萬物之瓦礫糟粕耳。而其所為精者不在是焉。文之為道也大涵元氣細入無間。上窺皇古下迨近今。至於百工技藝物之有能聚其精以自見者吾文皆得及之。然亦或得其所為瓦礫糟粕者其精者率隱而不見。無為貴於文也。今天穹然而浮者天凝然而奠者地其餘炳然而彪列者若草木之爛於春風雲之變於秋日且而朝霞舒景夕而景星明雖摸盤植垣之徒皆知其

為天地之光也。江海之安瀾也。湛爾演爾。及夫觸颶風激天柱。則蕩為波瀾。溥太清而伏光景。至於山雞花卉羽毛之物。類皆能飾其文。以自耀。蓋物之以文炫於天地間者。積之皆天地之光也。君子之於文也。亦然。其積之也厚。故其行之也遠。天地惟能積其精。故亘萬古而不散。聖賢之於文也。道德備於身。仁義充於內。禮樂和於外。下及於鈞獵射御之末。莫不有以咀其華。而含其英。故其發為言辭者。為六經。明如日月。燦若星霞。峙如山岳。流如江河。曠者藉以鏡。其蔽聾者。聽以振其聲。雖揚為火。煙蝕為消爛。猶能出於壁土灰燼之中。而發為光華。旋隱而旋明。亦如日月有晦食。山川有崩騰。可得而變者。其偶不可得而沒者。終古如旦暮也。若夫百家諸子。少有所積。亦可以並傳不朽。蓋山雞花卉草木羽毛之物。尚飾其文。皆可以自耀。然而君子之文遠矣。

與姚若侯總憲論廉頑書

王之失極。蘇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兕以角敗。象以齒焚。昔訓昭灼。而今無驗矣。今之仕宦。德涼者財豐。金多者位赫。故士相習以貪。而俗以奢。相尚。聘婦羔羊。輒千金。而嫁女以數萬金。為過儉。與馬衣裘。身耗萬人一歲之食。飲食讌會。費中之之產三者。日有舉也。是皆欲不取之於民。將安取哉。自以能漁獵民財。謂為有才識時。

務不知其使國家積失人心將生意外之虞謂之大逆不道之臣可也愚聞古之品清修者尚有畏人知畏人不知之殊今也或是之亡矣苟有小廉曲謹之人伏處下位而翹然自命曰賢曰欲張其姓名於擔竿之上以矯世而羞俗即表之為至德絕行斯亦足以不愧矣士之以不節斃者伐性之斧斤戕身之鴆毒蓋有二也然若輩暴殄天物毀棄天民即盈原皆斃抑何足恤仁人在上尚以教道不明禮制未修雖愚人自刑無異於上率而殺之況乎其倡而導之潰隄而放之又奚辭於大監矣乎黃金白璧損金甌之器也運炬香燭焚玉燭之煤也田連阡陌墜封疆之算也居擬王侯燬宮廟之築也居上位而不懲掌邦憲而不飭何其縱鷹隼於雉兔之場假斧斤於盜賊之手以奪兆姓之所天縱懸魚拔葵不食禽獸之肉既不幸居其位矣欲自免於盜魁獵縱其可得乎吾兄幼治春秋深於孔子變俗之昏若力能矯當不惜軀命以矯正之不能即致位而退無為以潔雪潔白之躬枉受時俗之塗炭恐萬世而後雖有親愛吾兄欲曲諒其踪跡者亦不能挽江漢以相濯矣自古出處之道皆然非弟今日獨為吾足下高君也然非與足下道誼相漸之久抑烏敢發此狂論乎弟不在位而謀之與兄在位而不謀厥愆等耳

潘力田傳

戴笠

潘樞章字聖木一字力田。參政志伊之曾孫。父凱。邑諸生。高才績學。德清。章曰。炳。其婦翁也。來知吳江縣。凱深自晦匿。惟陰言民間利害。雪人冤抑。一無所私。人多其義。樞章生有異稟。穎悟絕人。九歲從父受文。裁過目。燼于燈。責令覆寫。不差一字。年十五。補桐鄉弟子員。亂後棄去。隱居韭溪。肆力于學。綜貫百家。天文地理。皇極太乙之學。無不通曉。已乃專精史事。謂諸史惟馬遷書最有條理。後人多失其意。欲做之作明史記。而友人吳炎所見略同。遂與同事。樞章分撰本紀。及諸志。炎分撰世家。列傳。其年表。歷法。則屬諸王錫闡。流寇志。則笠任之。私家最難得者。實錄。樞章鬻產購得之。而崑山顧炎武。江陰李遜之。長洲陳濟生。皆熟于典故。家多藏書。並出以相佐。樞章長于考核。炎長于敘事。互相討論。問出其素質之錢宗伯。謙益。謙益大善之。歎曰。老夫耄矣。不圖今日復見二君。絳雲樓餘燼尚在。當悉以相付。連舟載其書歸。謙益有實錄辨證。樞章作國史考異。頗加駁正。數貽書往復。謙益不能奪也。撰述數年。其書既成。十之六七。而南潯莊氏史獄起。參閱有樞章及炎名。俱及于難。莊氏書以故。閣臣朱國禎。史概為粉本。自與茗士共足成之。刻成。兩人未嘗寓目。徒以名重為所。撫引。遂罹慘禍。天下既惜兩人之才。更痛其書之不就。并已就者。亦不傳也。樞章被

逮神色揚揚如平時在獄賦詩不輟癸卯六月死于杭年三十有八妻沈氏中書自炳之女坐北徙以有身不即死齋藥自隨既免身至廣甯所生子又死即日飲藥自殺樞章秀眉廣穎目光炯炯射人論事鬚鬢戟張事親孝與人忠疾惡如讐赴義若渴所著自史彙外有今樂府國史考吳松陵文獻杜詩博議星名考壬林韭溪集凡若干卷

高蹈先生傳

葉繼武字桓奏九江大使仲賓之九世孫經魁敘之元孫廉生鼎新之次子也少博學能文年十九補歸安弟子員為人慷慨有大節輕財好施篤于友誼事母尤以孝聞世居分湖後棄舉子業遷隱唐湖北渚所居名曰古風莊有煙水竹木之勝因與吳興沈祖孝范風仁同邑吳宗潛潘樞章等舉逃社為歲寒交一時三吳高士莫不指唐湖為武陵紫禁焉四方賓至無虛日繼武傾貲結納人皆以孟嘗君稱之已而同社中有雁橫禍者繼武每為撫膺流涕于是杜門謝客自號為懶道人栽桃種菊著書自娛年五十有九同人私謚為高蹈先生著有南山堂稿壬子懶餘草未刻行世子三敷夏榮藻並有才名敷夏繼武長子字康故號蒼霖幼即岐嶷屬文雄健從父志學隱居不苟言笑後受學于嚴溪吳宗潛宗泌兄弟之門益堅高尚之志絕意

仕進自號為唐湖漁隱卒年四十二歲所著有南陽草廬全集雕蟲集隱居雜錄存

稿

戴笠曰先生之族有水部先生為首陽後人卒于戊子予既為之作傳又二十五年而得先生猶水部之志也予故為高蹈傳以俟千秋噫甲申乙酉之交棄諸生者多矣然原無所短長若先生者可以進而能不進得不謂之高蹈乎哉長君數夏少負英敏之資亦承父志隱居而惜蚤年以歿可謂父子高隱云

唐詩彙選序

顧偉

詩非始于唐也而莫盛于唐先乎唐者難乎其為始後乎唐者難乎其為繼矣世稱唐以詩取士積之百餘年之才人墨客嘔心鏤骨于其間宜詩之莫盛于唐也竊以為不然文之高者恆不在于所取之士而所取者率恆無卓犖雄偉之文此古今之通患也有唐三百餘年之間其登巍科致高位者何可勝數李白謫仙之稱杜甫詩史之號俱不得獲一第而所謂巍科高位者文采罕見于後世故唐詩之得以盛于今古者非僅賴取士之功而實有風會存于其際者也天興一代之盛治則必有一代之大文以表章之晉魏以來五胡紛擾宇內文章之氣因以委靡而不振天生明聖之太宗首倡斯道明良賡歌往往被諸筦絃故上自帝王卿相下至方外布衣莫不各鳴其所長以成一代彬彬郁之制元人創為初盛中晚之論而近世耳食者遂專稱初盛而鄙薄中晚不知晚者不可無盛盛不可無晚合初盛中晚之變唐詩所以極其盛而等于化工者也其在康樂之時者心氣則和以平景物則豐以浚相與雍容而歌咏休嘉之風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牧豎笑之彼憂愁感憤之音其何自而興乎逮夫亂離以後中原凋耗氣象愁慘小人反以肆志于上而君子抑鬱窮困于其下長楚尚以之興悲鵲梁且以之致慨况出于風雅以後者乎縱言情而過其

平托物而踰其則亦聖人之所不遑禁矣故讀唐詩者但當論詩之瑕與瑜不當論時之盛與晚也本朝以詩課館閣之士苟學為詩歌者必取唐人而趨步之故選唐詩者無慮數百家然務于多者博而不嚴務于少者嚴而不博或本非知此義者而強為異幟以自樹于世吾滋懼焉是選也採之博而核之嚴嚴璠所云既閑新聲復曉曲體文質並取風騷兩挾庶幾近之矣雖不敢謂盡唐人之盛而于今之學唐詩者亦可少補也已